



天聖明道



國語

嘉慶庚申

讀未見書齋重雕

新本吳書卷之七

國語

卷之七

天聖明道本

國語之存於今者以宋明道二年槧本為最古錢
 遵王讀書敏求記舉周語昔我先王世后稷及皆
 免胄而下拜二事證今本之誤是固然矣予於敏
 求所記之外復得四事周語替獻曲注曲樂曲也
 今本曲皆作典高位實疾顛今本顛作債鄭語依
 疇歷華今本華作莘吳語王孫雒今本雒作雒此
 皆灼然信其當從古者今世盛行宋公序補音而
 於此數事並同今本則公序所槧正未免失之猶
 疏至如荆媯之譌為荆媯補音初無荆字是公序
 本未誤然不得此本校書家未敢決荆之必為荆
 予嘗論古本可寶古本而善乃真實於此本見之

矣吳門黃孝廉堯圃得是書而寶之又欲公其實
於斯世乃令善工重彫以行別為札記志其異同凡
字畫行款壹從其舊即審知豕亥爛脫但於札記
正之而不易本文益用鄭康成注樂記中庸之例
宋世館閣校刊經史卷末多載增損若干字改正
若干字其所增改未必皆當而古字古音遂失其傳
予嘗病之讀堯圃斯刻歎其先得我心可以矯近
世輕改古書之弊其為功又不獨在一書而已也
嘉慶五年三月十二日竹汀居士錢大昕書



重刊明道二年國語序

乾隆己丑予在都門時東原師有北宋禮記注疏及明道二年
國語皆假諸蘇州滋蘭堂朱文游所照校者予復各照校一
部嗣奔走四方無讀書之暇辛丑乃自蜀歸金壇又遇橫並侵
擾不能讀書壬子乃避居於蘓頗多同志黃君堯圃其一也常
熟錢氏從明道二年刻本影鈔者在其家頗君千里細意校出
讀之始知外間藏書家國語皆自謂明道二年本而譌躐奪扁
叅蹉乘異皆傳校而失其真者也今年堯圃用原鈔付梓以公
同好此書之真面目始見因思北宋禮記注疏當年惠松屋先
生用吳企晉舍人所藏刻本照校流傳今刻本聞在曲阜孔氏
安得如國語之不失其真也或曰此本瑜瑕互見安必其勝於



宋公序氏所定之本耶余曰凡書必有瑕也而後以校定自任者出焉校定之學識不到則或指瑜為瑕指瑕為瑜而珣類更甚轉不若多存其未校定之本使學者隨其學之淺深以定其瑜瑕而瑜瑕之真固在今公序所據之本皆亡惟此巋然獨存其譌誤誠當為公序所黜而其精粹又未必為公序所采是以菟圃附之攷證持贈同人此存古之盛心讀書之善法也古書之壞於不校者固多壞於校者尤多壞於不校者以校治之壞於校者久且不可治邢子才曰誤書思之更是一適以善思為適不聞以擅改為適也余既喜是書之出也因舉余舊得是書之難菟圃今刊是書之意用揭於篇首嘉慶五年歲在庚申三月長塘湖居士段玉裁序

國語解敘

昔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丘明因聖言以擴意託王義以流藻其淵原深大沉懿雅麗可謂命世之才博物善作者也其明識高遠雅思未盡故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所以包羅天地探測禍福發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甚明實與經藝並陳非特諸子之倫也遭秦之亂幽而復光賈生史遷頗綜述焉及劉光祿於漢成世始更考校是正疑謬至於章帝鄭大司農為之訓注解疑釋滯昭晰可觀

至於細碎有所闕略侍中賈君敷而衍之其所發明
大義略舉為已憊矣然於文間時有遺忘建安黃
武之間故侍御史會稽虞君尚書僕射丹陽唐君皆
英才碩儒洽聞之士也采摭所見因賈為主而損益
之觀其辭義信多善者然所理釋猶有異同昭以末
學淺闇寡聞階數君之成訓思事義之是非愚心頗
有所覺今諸家並行是非相質雖聰明疏達識機之
士知所去就然淺聞初學猶或未能祛過切不自料
復為之解因賈君之精實採虞唐之信善亦以所覺
增潤補綴參之以五經檢之以內傳以世本考其流以
爾雅齊其訓去非要存事實凡所發正三百七事又

諸家紛錯載述為煩是以時有所見庶幾頗近事情
裁有補益猶恐人之多言未詳其故欲世覽者必
察之也

周

一
二
三魯

四
五齊

六晉

鄭

七
八
九楚

十
十一
十二吳

十三
十四
十五越

國語卷第一

周語上

韋氏解

穆王將征犬戎

穆王周康王之孫昭王之子穆王滿也征正也
上討下之稱犬戎西戎之別名也在荒服之中

祭公謀

父諫曰不可

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也為王卿士謀父
字也傳曰凡將刑茅胙祭周公之冢矣

先王耀德不觀

兵

耀明也觀示也明德尚道化也不示兵者
有大罪惡然後致誅不以小小示威武也

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

戰聚也威畏也時動謂三時務農
一時講武守則有財征則有威

觀則玩玩則無震

玩躡也震懼也是故周

文公之頌曰文公周公且之謚也頌時邁之詩也武王既伐紂周公為作此詩巡守告祭之樂歌也載戢干戈載

橐弓矢載則也干楯也戈戟也橐韜也言天下已定聚斂其干戈韜藏其弓矢示不復用也我求懿德肆于

時夏懿美也肆陳也于於也時是也夏大也言武王常求美德故陳其功德於是夏而歌之樂章大者曰夏允王保之允信也信

武王能保此先王之於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懋勉也性情性也阜

其財求阜大也大其財求不障壅也而利其器用器兵甲也用耒耜之屬也明利害之鄉

示之以好惡也鄉方也以文修之文禮法也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

能保世以滋大保守也滋益也昔我先王世后稷后君也稷官也父子相繼曰世謂棄與不密也以

服事虞夏謂棄為舜后稷不密繼之於夏啓也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棄廢也衰謂啓

子太康廢廢稷之官不復務農也書序曰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我先王不密用失其官失稷官也

棄之子也周之禘祫文武不先不密故通謂之王商頌亦以契為女王也而自窳于戎狄之間窳匿也堯封棄於郟

至不密失官去夏而遷於郟郟西接戎北近狄也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

纂繼也緒事也修其訓典訓教也典法也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

弈世載德不忝前人弈弈前人也載成也忝辱也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

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弗欣喜保養也商王帝辛大惡

於民商勝之本號也帝辛紂名大惡大為民所惡也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

牧戴奉也戎兵也牧商郊牧野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

恤憂也隱痛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內謂天子畿內千里之地商頌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京邑

在其中中央故夏書曰五百里甸服則古今同矣甸王田也服服其職業也自商以前并畿內為五服武王克殷周公致太平因禹所弼除甸內更制天下為九服千里之內謂之王畿王畿之外曰侯服侯服之外曰甸服今謀父諫穆王稱先王之制猶以王畿為甸服者甸古名世俗所習也故周襄王謂晉文公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

以為甸服是也周禮亦以蠻服為要服足以相況也邦外侯服邦外邦畿之外也方五百里之地謂之侯服

侯衛賓服此摠言之也侯侯圻也衛衛圻也言自侯圻至衛圻其間凡五圻圻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里中國之界也謂之賓服常以服貢賓

見於王也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甸圻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之外曰衛圻周書康誥曰侯甸男采衛是也凡此服數諸家之說皆紛錯不同唯賈

君近夷蠻要服蠻蠻圻夷夷圻也周禮衛圻之外曰蠻圻去王城三千五百里九州之界也夷圻去王城四千里周禮行人職衛圻之外謂之要服此言夷蠻要服則夷圻朝貢或與蠻圻同也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也戎狄荒服戎狄去王城四千五百里至五千里也甸服者祭供日祭也此采地之君其見無數

侯服者祀供月祀也堯舜及周侯服皆歲見也賓服者享供時享也享獻也周禮甸圻二歲而見男圻三歲而見

采圻四歲而見衛圻五歲而見其見也必以所貢助祭於廟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者也

要服者貢供歲貢也也要服六歲一見也

荒服者王王王事天子也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故詩云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日祭日祭於祖考

謂上食也月祀於會高也時享時享於二祧也歲貢歲貢於壇墀也終王終謂終世也朝嗣王及即

近漢亦然位而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意志意也謂邦國之內有違闕不供日祭者先修志意以自責也

圻內近知王意有不祀則修言言號有不享則修文文法也有不貢

則修名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也晉語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也有不王則修德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已成而有不至則有刑誅於是乎有刑

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讓讓責也告不王謂以文辭告曉之也地遠者罪輕

於是乎有刑罰之辟刑不祭也有攻伐之兵伐不祀也有征討之備

征不享也有威讓之令讓下貢也有文告之辭告不王也布令陳辭而又不

至則增修於德而無勤民於遠勤勞也是以近無不聽遠

無不服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大畢伯士大戎氏之二君也終卒也犬戎氏以其職

來王以其職謂其嗣子以其貴寶來見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享實禮以責犬戎而示之兵法也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幾危也頓敗也吾聞夫

犬戎樹惇樹立也言犬戎立性惇樸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帥循也純專也固一也言犬戎循先王之舊德奉其常職天性專一

終身不移不聽穆王責其不享也其有以禦我矣禦猶距也王不聽遂征之

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白狼白鹿犬戎所貢自是荒服者不至穆王責犬戎以

非禮暴兵露師傷威毀信故荒服者不至

恭王遊於涇上密康公從恭王穆王之子恭王伊扈也涇水名康公密國之君姬姓也有三女

奔之奔不由媒氏也三女同姓也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康公之母欲使進於王夫獸三為羣

自三以人為三為衆女三為粲粲美貌也王田不取羣不盡羣也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

公行下衆公諸侯也下衆不敢誣衆也禮國君下卿位遇衆則式禮也王御不參一族御婦官也參三也一族父子也故取

異姓以備三不參一族也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任

也王猶不堪况爾小醜乎醜類也王者至尊猶且不堪况爾小人之類乎小醜備物終必

亡言德小而物備終取之必以亡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密今安定陰密縣是也近涇

厲王虐國人謗王厲王恭王之曾孫夷王之子厲王胡也謗誹也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

邵公邵康公之孫穆公虎也為王卿士言民不堪暴虐之政令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衛巫衛國之巫也監察也

巫人有神靈有謗必知之以告則殺之巫言謗王王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不敢發言以目

相眄而已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弭止也邵公曰是

障之也障防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流者曰川言川不可防而口又甚也川壅而潰

傷人必多川之潰決害於人也民亦如之民之敗亂害於上也是故為川者決之使

道為治也導通也為民者宣之使言宣猶放也觀民所言以知得失故天子聽政使

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獻詩以風也列士上士也瞽獻曲無目曰瞽瞽樂師曲樂曲也史獻

書史外史也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師箴師少師也箴箴刺王闕以正得失也瞽賦無眸子曰瞽賦公卿

誦有眸子而無見曰瞽周禮瞽主弦歌誦誦謂箴諫之語也百工諫百工執技以事上者也諫者執藝事

也桶庶人傳語庶人卑賤見時得失不得達傳以語士也近臣盡規近臣謂驂僕之屬也盡規盡其規計以告王也

親戚補察補補過也察察政也傳曰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過也瞽史教誨瞽樂太師史太史法之書以相教誨者單襄公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而後王斟酌焉斟酌取也酌行也

是以事行而不悖悖逆也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若也山川所以宣地氣而出財用口亦宣人心而言善敗也猶其原隰之有

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若也山川所以宣地氣而出財用口亦宣人心而言善敗也猶其原隰之有

行沃也衣食於是乎生

廣平曰原下濕曰隰下平曰衍有漑曰沃

口之宣言也善敗

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

民所善者行之民所敗者備之

其所以阜財用衣

食者也

阜厚也

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

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

與辭也能幾何言不久也

王不聽於是國莫

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羑

流放也羑晉地漢為縣屬河東今曰永安

厲王說榮夷公

說好也榮國名夷諡也

芮良夫曰

芮良夫周大夫芮伯也

王室其將卑

乎

甲微也

夫榮夷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

專擅也

夫利百物之所

生也

利生於物也專利是專百物也

天地之所載也

載成也地受天氣以成百物也

而或專之其害

多矣

害謂惡害榮公者多也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

天地成百物民皆將取用之何可專其利也

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

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

導開也布賦也上謂天神下

謂人

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

極中

猶曰怵惕懼怨之來也

怵惕恐懼也

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

頌周頌思文也謂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也經緯天地曰文克能也蒸衆也莫無也匪不也爾女也極中也言周公思有文德者后稷其功乃能配於天謂堯時洪水

稷播百穀立我衆民之道無不於女時得其中者功至大也

大雅曰陳錫載周

大雅文王之二章也陳布也錫賜也言文王布

賜施利以載成周道也

是不布利而懼難乎

言后稷文王既布利又懼難也

故能載周以

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

言不可也匹夫專利猶謂之盜

王而行之其歸鮮矣

鮮寡也歸附周者鮮矣

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

公為卿士

既已也卿士卿之有事者

諸侯不享王流于羑

享獻也

羑之亂宣

王在邵公之宮

宣王厲王之子宣王靖也在邵公之宮者避難奔邵公也

國人圍之邵公曰昔吾

驟諫王王不從是以及此難

及至也

今殺王子王其以我為對

墜而怒乎

殺王子命國人得殺之也

夫事君者險而不對

君諸侯也在險之中不當對謂若首

慶鄭怨惠公懷諫 違卜棄而不載 怨而不怒 況事王乎 怨心望也 乃以其子代

宣王宣王長而立之 號曰共和凡十四年而宣王立 宣王即位不籍千畝 籍借也借民力以為之天子田籍千畝諸侯百

文公諫曰 昭謂號叔之後西號也及宣王都鎬在畿內也 不可夫民之大 事在農 穀民之命故 上帝之次米盛於是乎出 出於農也器實曰

民之蕃庶於是乎生 庶衆也 事之供給於是乎在 給具也和 協輯睦於是乎興 協合也輯聚 財用蕃殖於是乎始 殖長 敦

龐純固於是乎成 敦厚也 是故稷為大官 民之大事在農故 古者太史順時視 脈土陽瘡 瘡反 憤盈土氣震發 瘡厚也

憤積也盈滿也 震動也發起也 農祥晨正 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 中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也 日月底于

天廟 底至也天廟營室也孟春 土乃脈發 脈理也農書曰春耒胃 先時 之月日月皆在營室也

九日 先先立 春日也 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 初吉二月朔日也 陽氣 俱蒸土膏其動 蒸升也膏潤也其 弗震弗渝脈其滿膏穀

乃不殖 震動也渝變也皆災也言陽氣俱升土膏欲動當即發 稷以告 以太史之言 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 史太史陽官春官 曰距今九

日土其俱動 距去 王其祗被監農不易 祗敬也祗齊戒被除也 不易不易物土之宜也 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 百吏百官庶民甸師氏所掌 之民也主耕耨王之籍田者 司

空除壇于籍 地也 命農大夫咸戒農用 農大夫田畷也 先時 五日 先耕 時也 暨告有協風至 暨樂太師知風聲者也協和也風 氣和時候至也立春日融風也 王即齋

宮 所齋之 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 御治 王乃淳 之純濯 反 濯 饗醴 淳沃也濯澆也饗飲也 謂王沐浴飲醴酒也 及期 期耕 日也 懋人薦鬯 懋人司樽 以和鬯酒也周禮懋

人掌裸器凡祭祀賓客和鬱鬯 以實彝而陳之共王之齋也 犧人薦醴 犧人司樽 掌共酒醴 王裸鬯鄉食醴乃

國一

七

行裸灌也灌也飲醴也皆所以自香潔也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監察也

膳夫農正陳籍禮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之饋食農正田大夫也主敷陳籍禮而祭其神為農祈也太史

贊王贊導也王斡從之王耕一墾鈔伐也班三之班次也王耕一墾一耦之發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

之發廣尺深尺三之下各三其上也王一墾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也庶民終于千畝終盡耕也其后稷省息井功反

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

之宰夫下大夫膳宰膳夫也膳夫贊王王斡大牢歆饗也班嘗之公卿大夫也庶人

終食終畢也是日也瞽師音官以風土音官樂官風土以音律省土風風氣和則土氣養也廩

于籍東南鍾而藏之廩御廩也一名神倉東南生長之處鍾聚也謂為廩以藏王所籍田以奉粢盛也而時

布之于農布賦也稷則徧誠百姓紀農協功紀謂綜理也協同也曰陰

陽分布震雷出滯陰陽分布日夜同也滯蟄蟲也明堂月令曰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震雷蟄蟲咸動啟戶而出也土

不備墾辟在司寇墾發也辟罪也在司寇司寇行其罪也乃命其旅曰徇旅衆也農

師一之一之先往也農師上士也曲辰正再之農正后稷之佐田畷也故次農師后稷三之曲辰官之君也故次農正

司空四之司空主道路溝洫故次后稷也司徒五之司徒省民故次司空也太保六之太師七

之太保太師天三公佐王論道汎監衆官不特掌事故次司徒也太史八之太史掌達官府之治故次太師也宗伯九之宗伯

卿官掌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則攝位故次太史也王則大徇大徇帥公卿大夫親行農也耨穫亦如之如之如耨時也

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用謂田器也修其疆畔日服其耨

不解于時疆境也畔界也耨鋤屬動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

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求利謂變易使役于亂農功三時

務農而一時講武三時春夏秋一也講習也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

是乃能媚於神媚說也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

施優裕也優饒也裕緩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置

神之祀而困民之財置神之祀不耕籍也困民之財取於民也將何以求福用民王不

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姜氏之戎西戎之別種四岳之後也傳曰我諸戎四岳之裔甫言宣王不納諫務農無以事神使民以致弱敗之咎也

魚曾武公以括與戲見王武公伯禽之方孫戲公之子武公教也括武公長子伯御也戲括弟懿公也王立戲

太子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仲山父王卿士食采於樊不順必犯不順立少也犯魯必犯王

命而不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政不行即

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

從之而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言先王立長之命將壅塞不行也若不從而

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王命者先王之命立長今魯亦立長若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

失不誅亦失誅之誅王命不誅則廢命也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

而卒及魯曾人殺懿公懿公戲也而立伯御伯御括也

三十二年春宣王伐魯曾立孝公孝公懿公之弟稱也諸侯從是而不

睦從是而不相親睦於王也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賈侍中云國子諸侯之子欲使訓導諸侯之子唐尚書云國子謂諸侯能治國子養百姓者昭謂國子同姓諸姬也凡王子弟謂之國子導訓諸侯謂為州伯者也樊

穆仲曰魯侯孝穆仲仲山父之謚猶魯叔孫穆子謂之穆叔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

恭明神而敬事者老耆凍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遺訓先王之教也而咨於故實咨謀也故實故事之是者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

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命為侯伯也夷宮者宣王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喪亡也敗于姜戎氏時所亡也南國江漢之間也故詩云滔滔江漢南國之紀乃料民

於太原料數也太原地名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

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已上皆書於版協合也無父曰孤終死也合其名籍以登

祖父夷王之廟古者爵命必於祖廟

國一

九

於王也司商協民姓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司徒協旅司徒掌

之衆也司寇協姦司寇刑官掌合姦民以知死刑之數也牧協職周禮牧人掌養犧牲合其物色之數也工協

革工百工之官革更也場協入場人掌場園委積珍物斂而藏之也廩協出廩人掌九穀出用之數也

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

以事事謂因籍田與蒐狩以簡知其數也王治農於籍籍籍於千畝田也蒐于農隙春田曰

擇也禽獸懷妊未著搜而取之也農隙仲春既耕之後隙閑也耨穫亦於籍言王亦至於籍考課之獮於既烝

秋田曰獮獮殺也順時始殺也烝升也月令孟秋乃升穀天子嘗新既升謂仲秋也狩於畢時冬田曰狩狩圍守而取之畢時時務畢也是皆

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習簡也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

少而惡事也言王不謂其衆少而大料數之是示以寡少又厭惡政事不能修之意也臨政示少諸侯避

之示天下以寡弱諸侯將避遠王室不親附也治民惡事無以賦令言厭惡政事無以賦令也且無故

而料民天之所惡也故事也天道清淨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害政敗為道清淨也

妨後嗣為將有禍亂也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幽王宣王之子幽王宮也滅謂滅西周也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西周謂鎬京也幽王在焉郿岐之所近也三川涇渭洛出於岐山也震動也地震故三

川亦動也伯陽父曰周將亡矣伯陽父周大夫也夫天地之氣不失其

序序次也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過失也言民者不敢斥王也陽伏而不能出

陰迫而不能烝烝升也陽氣在下陰氣迫之使不能升也於是地震陰陽相迫氣動於下故地震也

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鎮為陰所鎮筭也筭莊百反陽失

而在陰在陰在陰下也川源必塞地動則泉源塞源塞國必亡國依山川今源塞故國將亡也夫

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氣道為演演猶潤也水土無所演民乏財用

不亡何待水氣不潤土枯不養故乏財用昔伊洛竭而夏亡竭盡也伊出熊耳洛出冢嶺禹都陽城伊

洛所近河竭而商亡商人都衛河水所經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二代之季謂桀紂也

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依其精氣利澤也山崩川竭

止之徵也川竭山必崩水泉不潤 枯朽而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

紀也數起於一終於十 十則更故曰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

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東遷謂平王 遷於洛汭也

惠王三年惠王周莊王之孫釐王之子惠 王涼也三年魯莊公十九年也邊伯石速為國出王而

立子頹三子周大夫子頹莊王之少子王姚之子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頹子頹有 寵為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圃及邊伯之宮又收石速之秩

而立子頹故三子出王王處于鄭三年王子頹飲三大夫酒子國為

客子國為國也 客上客也樂及徧舞徧舞六代之樂謂黃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 曰箛韶禹曰大夏殷曰大護周曰大武也一日諸

侯大夫編舞鄭厲公見虢叔虢厲公鄭莊公之子厲公突也 叔王卿士虢公林父也曰吾聞之司寇

行戮君為之不舉不舉 樂也而況敢樂禍乎今吾聞子頹

歌舞不息樂禍也夫出王而代其位禍孰大焉臨禍

忘憂是謂樂禍禍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叔許諾鄭伯

將王自圍門入虢叔自北門入圍門南門也 北門王城門也殺子頹及

三大夫王乃入也

十五年有神降於莘惠王十五年魯莊公三十二年也降謂下 也言自上而下有聲象以接人也莘號地也王問

於內史過內史周大夫過其名也掌爵祿 廢置及策命諸侯孤卿大夫也曰是何故固有之乎

故事也固 猶嘗也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齊一也 衷中也精潔

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惠愛也馨香芳 馨之外聞者也其惠足以同其

民人同猶 一也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

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冒拉 冒也淫佚荒怠鹿麇

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腥臊臭惡也登上也芳馨不上聞於 神神不饗也傳曰黍稷非馨明德

惟其刑矯誣以詐用法曰矯 加謀無罪曰誣百姓攜貳攜離貳 二心也明神不蠲蠲潔 也

而民有遠志欲叛 也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懷歸 也故神亦往焉

觀其苛慝而降之禍苛煩也 慝惡也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

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融祀融也崇崇高山也 夏居陽城崇高所近其亡也回祿

信於聆音禽隧回祿火神再宿為 信聆隧地名也商之興也禱杙次於丕山禱杙也 過信

鳴於岐山三君云鸞鸞鳳之別名也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其在岐山之脊乎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鄩

是皆明神之志者也志記也見記錄 在史籍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

昭王娶於房曰房后昭王周成王之孫康王之子昭王瑕也房國名實有爽德協於丹

朱爽貳也協合也 丹朱堯子也丹朱憑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憑依也儀匹也 詩云實維我儀

神壹不遠徙遷言神壹心依憑 於人不遠遷也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

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號土言神在號號 其受之也王曰然則何

為何為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逢迎也淫而得

神是謂貪禍以貪取 禍也今號少菜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

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采盛玉帛往獻

焉太宰王卿也掌祭祀之式玉幣之事祝太祝也掌祈福祥史太史也 掌次主位狸姓丹朱之後也神不歆非類故帥以往也純色曰犧無有祈

也祈求也勿有求 請禮之而已王曰號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五五年一 巡守也

今其由月見由月後也謂丹 朱之神也神之見也不過其物物數也若由是觀

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忌父周公 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傅氏狸姓 也在周為

氏奉犧牲玉鬯往獻焉玉鬯鬯酒之圭長尺二寸有 贊所以灌地降神之器也內史過從

至號從從太宰而往也太史不掌 祭祀王以其賢使以聽之也號公亦使祝史請土焉祝史號之祝 史祝應史器

內史過歸以告王曰號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

神壹不遠徙遷

若由是觀

至號

內史過歸以告王曰號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

必禍之潔祀不親於民而求用焉人必違之用其財力也精意以

享禮也享獻也慈保庶民親也慈愛也今虢公動置百姓

以逞其違逞快也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求利謂請土也

十九年晉取虢惠王十九年魯僖之五年也

襄王使邵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襄王周僖王之孫惠王之子襄王鄭也邵公過

不敬呂甥瑕呂飴甥也邾芮異芮比晉晉大夫相詔相禮儀也不敬慢惰也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信

無後後後嗣也且呂邾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

之曰眾非元后何戴夏書逸書也元善也后君也戴奉也后非眾無與守邦

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散亡矣

曰國之臧則惟女眾盤庚殷王祖乙之子今商書盤庚是也臧善也國俗之善則惟女眾歸功於下也國之

不臧則惟余一人是有逸罰逸過也罰猶罪也國俗之不善則惟余一人是我有過也言其罪當在我

也如是則長眾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大事大事戎祀

也先王知大事之必以濟眾也是故被除其心以和惠民

考中度衷以莅之莅臨也考中省己之中心以度人之衷心恕以臨之也昭明物則以訓

精也精潔也考中度衷忠也忠恕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

孚信也然則長眾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

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外內之賂背外不與秦地

虐其處者棄其信也虐其處者殺里不之田不敬王命棄

天子自稱曰余一人余一人有罪無罪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在余一人乃我教導之過也在盤庚

曰國之臧則惟女眾盤庚殷王祖乙之子今商書盤庚是也臧善也國俗之善則惟女眾歸功於下也國之

不臧則惟余一人是有逸罰逸過也罰猶罪也國俗之不善則惟余一人是我有過也言其罪當在我

也如是則長眾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大事大事戎祀

也先王知大事之必以濟眾也是故被除其心以和惠民

考中度衷以莅之莅臨也考中省己之中心以度人之衷心恕以臨之也昭明物則以訓

精也精潔也考中度衷忠也忠恕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

孚信也然則長眾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

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外內之賂背外不與秦地

虐其處者棄其信也虐其處者殺里不之田不敬王命棄

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惡於下故不以事上今晉侯皆施之於人故曰棄

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實滿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

近不和矣四者精忠禮信也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

崇立於上帝明神而敬事之崇尊也立立其祀也上帝天也明神日月也於是乎

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禮天子搢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拜日於東門之外然則夕月

在西門之外也諸侯春秋受職於王以臨其民言不敢專也大夫士日恪

位著音以儆其官中庭之左右曰位門屏之間曰著也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

其上猶恐其有墜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旌表也車服旗

章上下有等所以章別貴賤為之表識也為執贄幣瑞節以鎮之鎮重也贄六贄也謂孤

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幣六幣也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

璜以黼也瑞六瑞王執鎮圭尺二寸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七寸伯執躬圭六寸子

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節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節皆以金為之道路以旌節門闕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節皆以竹為之為班

爵貴賤以列之班次也為令聞嘉譽以聲之謂有功德者則以策命述其功美進

爵加錫以聲之也猶有散遷懈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言為

制備悉如此尚有放散轉移解慢於事不奉職業者也故加之刑辟流之裔土也於是乎有蠻夷之國遂

夷蠻之國民也有斧鉞刀墨之民斧鉞大刑也刀墨謂以刀刻其額而墨涅之而況可以淫縱

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嗣嫡也亶亶且怵惕保

任戒懼猶曰未也亶亶勉勉也保守也任職也居非其位雖守職戒懼猶未足也若將廣其心廣

心放情欲也而遠其鄰背秦也陵其民虐其處也而卑其上不敬王命也將何

以固守守守位也夫執玉卑替其贄也替廢也廢執贄之禮也拜不稽首

誣其王也誣罔也誣民民亦將誣之替贄無鎮鎮重也無以自重也誣王無民夫天事

恒象恒常也事善象吉事惡象凶也任重享大者必速及速及於禍也故晉侯誣

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

諫而阿之亦必及焉大臣呂却也專之襄王三年而立晉侯襄

三年魯僖之十年也八年而隕於韓八年魯僖之十五年也秦怨惠公背施

賜瑞命在十一年也歸隕其師徒三月而復之也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無胄胄後也襄

僖二十四年也懷公惠公之子子圉也惠公卒子圉秦人殺子金子公子

嗣立秦穆公納公子重耳晉人刺懷公於高粱也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太宰文公王卿士王

也晉文公獻公之子惠公異母兄重上卿逆於境逆迎晉侯郊勞郊

耳也命命服也諸侯七命冕服七章館諸宗廟館舍也舍於宗饋九牢牛羊豕為一牢設庭燎設

用辭也及期命于武宮期將事之日也武宮文公設桑主布几設

燭於庭謂延主獻公之主也練主用栗虞主用桑禮既葬而虞虞而作主天子於是爵命

主目以子繼父之位行未踰年之禮也筵席也太宰莅之晉侯端委以入說云衣方端冠委兒

士服也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也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冕大冠內史赭負之

三命而後即冕服三以王命命文公文既畢賓饗食贈餞如

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賓者主人所以接賓致饗饗之屬

謂郊送飲酒之禮也如公命侯伯之禮者如公受王命以侯伯內史興歸以

待之之禮而又加之以宴好也太宰上卿也而言公者兼之也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謂上卿逆

郊勞奉禮義成謂三讓實饗食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

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守諸侯諸侯必歸之導訓且禮所

以觀忠信仁義也言能行禮則忠所以分也心忠則仁所以

行也仁行則信所以守也信守則義所以節也制義之忠分

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得其分均無怨

行報無價守固不偷偷苟節度不擢擢高若民不怨

且也

也

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中能應

外忠也施三服義仁也賈侍中云三謂忠信仁也昭謂施三謂三謂三也服義義宜也服得其宜謂端委也守節

不淫信也行禮不疲義也疲病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四者忠信也

仁義也臣故曰晉侯其能禮矣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

音人必豐豆樹種也艾報也豐厚也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逮及也

惠后之難王出在鄭惠后周惠王之后襄王繼母陳嬀陳嬀有寵生子帶將立之未及而卒子帶奔齊復之又通

於襄王之后隗氏王廢隗氏周大夫頹叔桃子奉子帶以狄師伐周王出適鄭處於汜事在魯僖二十四年晉侯納之納王於周而殺子帶在魯僖二十四年

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襄王十六年魯僖二十四年也二十一年以諸侯朝王于

衡雍且獻楚捷遂為踐土之盟襄王二十一年魯僖二十八年也衡雍踐土皆鄭地在今河內温也捷

勝也勝楚所獲兵眾也文公以僖二十八年夏四月敗楚於城濮城濮衛也旋至衡雍天子臨之晉侯以諸侯朝王且獻所得楚兵駟介百乘徒兵千也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

史興父策命晉侯為伯賜晉侯大輅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拒逆一白虎賁三百人也於是乎始霸也

國語卷第一

嘉慶庚申歲吳門黃氏讀
未見書齋用影宗本重彫

國語卷第二

周語中

韋氏解

襄王十三年

襄王十三年魯僖之二十一年也下事見二十四年

鄭人伐滑

滑姬姓小國也先是鄭滑滑人聽命師還

又叛即衛故鄭公子士

王使游孫伯請滑

游孫伯周大夫伯爵也

鄭人執之鄭人

捷也鄭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王命而執王使也

王怒將以狄伐鄭

狄隗姓之國也

富辰

諫曰不可

富辰周大夫也

古人有言曰兄弟讒閱侮人百里

閱恨也兄弟雖

以讒言相違恨猶以禁禦他人侵侮已者百里諭遠也

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

侮文公之詩者周公旦之所作棠棣之詩是也所以閱管蔡而親兄弟此二句其四章也禦禁也言雖相與恨於牆室之內猶能外禦異族侮害已者其後周襄

厲王無道骨肉恩闕親禮廢宴兄弟故邵穆公思周德之不類而合其宗族於成周復循棠棣之歌以親之鄭唐二君以為棠棣穆公所作先之唯賈君得之穆公邵

康公之後也至周公歷九王矣

若是則閱乃內侮而雖閱不敗親也

雖內相恨外禦他人故不

敗親鄭在天子兄弟也

言與襄王有兄弟之親也

鄭武莊有大勳力于

平桓

武乃鄭桓公之子武公滑突也莊武公之子莊公寤生也王功曰勳平幽王之子平王宜各桓平王之孫文太子之子桓王林也幽王既滅鄭武公之子

莊公寤生以卿士夾輔周室平王東遷洛邑桓王即位鄭莊公為之卿士以王命討不庭伐宋在魯隱十年唐尚書云奪鄭伯政伯不朝王伐鄭鄭祝射王中

肩豈得為功桓當為惠傳曰鄭有平惠之勳昭謂鄭世有功而桓王不賞又奪其政

雖射王非莊公意又詩敘云桓王失信諸侯皆叛明桓之非也下富辰又曰平桓

莊惠皆受鄭勞明各異人不為誤也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東遷謂平王也晉語曰鄭先君武公與晉

文公戮力同心股肱周室輔平王也子頽之亂又鄭之繇定子頽周莊王之子惠王之叔父

鄭厲公殺子頽而納今以小忿棄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無乃不可乎

置廢也詩云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也且夫兄弟之怨不徵於他微召也他謂

徵於他利乃外矣外利在章怨外利不義章明棄親即狄不祥

祥善也棄親出以怨報德不仁言鄭有德於王王怨而伐之是為不仁也夫

義我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保養不義則利不阜

阜厚也卓厚不祥則福不降不仁則民不至古之明

王不失此三德者三仁義故能光有天下光大而和寧百姓

令聞不忘不忘言德及後代也王其不可以棄之王不聽十七年

王降狄師以伐鄭降下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

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階梯由之利內則福利內

偶而有福也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樹利於其無乃階禍乎為禍

昔執疇時之國也由大任執疇時二國任姓奚仲虺之後大任王季之妃

杞緇由大姒杞緇二國姒姓夏禹之後大姒之齊許申呂由大

姜四國皆姜姓也四岳之後大姜之陳由大姬陳媯姓舜後大姬周武王之元

虞胡公而封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內利內行七德親昔隲之亡

也由仲任隲姓之國取仲任氏之女為隲夫人唐尚書曰隲為鄭武公所滅非

也密須由伯姑伯姑密須之女也傳曰密須之鼓闞鞏之甲此則文王所滅

而獲鼓甲也大雅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不由嫁女而亡世

本云密
須姑姓鄆由叔妘之國叔妘同姓之女為鄆夫人唐尚書云亦鄆武公滅

于夫人以取其
國此之謂也
妘由鄭姬妘姓文王之子明季之國鄭女為明夫人同

由陳媯息媯姓之國陳媯陳女為息夫人蔡哀侯亦娶於陳息媯將歸過蔡蔡

楚楚遂滅息
以息媯歸
鄧由楚曼曼鄧女為楚武王夫人生文王文王

羅熊姓之國季姬姬氏
女為羅夫人而亡其國也
盧由荆媯盧媯姓之國荆媯媯

離親者也外利行淫僻求利於外不能親親以亡其國也

對曰尊貴明賢庸勲長老明顯也庸用也勲功也長老尚齒也

新新來過親舊君之故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

官不易方方道而財不匱竭貢賦有品財用有節不盡也求無不至

動無不濟百姓兆民百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夫人奉利而歸諸

上是利之內也十億曰兆夫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判分也攜

離也七德謂尊
貴至親舊也
各以利退以利利其身而去也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暨

也夫狄無列於王室列位次也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

貴也賈侍中云南者在南服之侯伯也或云南南面君也鄭司農云南謂子男

食子男之地昭案內傳子產爭貢曰甲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

侯之貢懼弗給也以此言之鄭在南服明侯也周公雖制土中設九服至康王而西都

鄭京其後衰微土地損減車服改易故鄭在南服禮畿外鄭侯伯也世謂其見待重於采地之君故曰是不尊貴也狄豺狼之德也

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蔑小平桓莊惠

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勲也平王東遷依鄭武公桓王即位鄭莊佐之莊桓之子莊

王他他惠莊王之孫僖王之子惠王涼也為頹所篡出居於鄭鄭厲公納之自平王以來鄭世有功故曰皆受鄭勞勞功也鄭伯捷之齒

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捷鄭文公之名也弱猶稚也狄隗姓也隗姓赤

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鄭桓公友宣王之母弟出者鄭國之封出於宣王之世也

夫禮新不間舊間代王以狄女間姜任非禮且棄舊也

姜氏任氏之女世為王妃嬪也今以狄女代之為棄舊也 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

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濟也言能有所忍乃能有成功也 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狄階階狄禍也 狄封豕豺

狼也不可馱也封大獸足也 王不聽

十八年王黜狄后十八年魯僖公二十四年黜廢也狄后既立而通王子帶故王廢之也 狄人來誅殺

譚伯譚伯譚伯周大夫原伯毛也 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

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為對乎乃以其屬

死之帥其徒屬以死狄師

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其黨啓狄人言初者惠后已死以其黨者謂頹叔桃子緣

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子王出適鄭居於汜也文公納之 狄人遂入周王乃出居于鄭晉文公納

之殺子帶在魯僖公二十五年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邲邲洛邑王城之地也

王勞之以地王以其勤勞賞之以地謂陽樊温原欒茅之田也 辭辭不受也 請隧焉賈侍中云隧王

之葬禮開地通路曰隧昭謂遂六隧也周禮天子遠郊之地有六鄉則六軍之士也外有六隧掌供王之貢賦唯天子有隧諸侯則無也 王不許曰

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規規畫而有之也 以供

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其職貢供于祭也上帝天神五帝也山川五岳河海也百神丘陵墳衍之神也 以備百姓

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百姓百官有世功者用財用也庭直也虞度也不直猶不道也不度不意度而至之患也 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其餘甸服之外地均平也周禮公

男二百里子二百里男二百里 使各有寧宇寧安宇居也 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順順天地

尊卑之義也若相尊卑之義也若相 先王豈有賴焉賴利也言無所利皆均分諸侯也 內官不過九御

九御九御九嬪也 外官不過九品九品九卿周禮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 足以供給神祇而

已言嬪與卿主祭祀魯語曰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也 豈敢馱縱其耳目心腹 以亂

百度馱足也耳目聲色心腹嗜欲也 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采章采色之文章也死之服謂

章也死之服謂

章也死之服謂

章也死之服謂

六隧之民引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輕重布之貴賤

王桓輅也各有等也王何異之有帝王皆然也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僅猶

府先王又不佞以勤叔父勤勞也天子稱九州之長同姓曰叔父也而班先王之

大物以賞私德班分也大物謂隧也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

豈敢有愛應猶受憎惡也言晉文雖當私賞猶非我一人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玉

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王所以節行步也君臣尊卑遲速有節言服其服則行其禮以言晉侯尚在臣位不宜有隧也叔父若能光裕大德

用也謂為天子造制度自顯用於天下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光廣也裕寬也更姓易姓也改物改正朔易服色也創造也庸余一人

其流辟旅於裔土何辭之有與流放也言將辟於荒裔何復陳辭之有也若由

是姬姓也謂文公未更姓而王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

其未可改也言文公若尚在公侯之位將成霸業以興王室復先王之職則六隧未可改也叔父其懋昭明

德物將自至懋勉也言有天下則隧自至也余何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

以忝天下章表也所以表明天子與諸侯異物其若先王與百姓何言無以奉先王鎮撫百姓

也何政令之為也何以復臨百姓而為政令乎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制

以為隧也余安能知之所不敢禁也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王至自鄭襄王從鄭至王城魯曾僖二十五年也以陽樊賜晉文公陽樊二邑在畿內也陽人

不服不肯屬晉晉曰侯圍之倉葛呼曰倉葛陽人也王以晉君為能

德為能布德行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

晉懷思也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懷來也柔安也使無有遠

志遠志離叛也今將大泯其宗祊泯滅也廟門謂之祊宗猶宗廟也而蒐殺其民人

蒐猶滅也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尋討也將蠻夷戎狄

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謂諸夏之國為蠻夷之此羸者

陽也未狎君政羸弱也故未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

是徵其敢逆命官晉有司也徵召也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

玩而頓乎震威也玩黷也言舉非義兵誅罰失也臣聞之曰武不可

覲文不可匿覲見也匿隱也言不當尚武隱文也覲武無烈烈威也匿文不昭

陽不承獲甸而祇以覲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

也祇適也言陽人既不得承王室為甸服又懼晉不惠郵其民適以震威耀武而見殘破不然豈敢自愛而不服乎且夫陽豈有

裔民哉裔民謂凶惡之列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謂

謂者吾謂之甥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謂言也

乃出陽民放令去也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溫晉之河陽成公衛文公之子成公鄭也晉文公討不服

衛成公恃楚而不從聞楚師敗于城濮懼出奔楚使元咺奉弟叔武以受盟于踐土或愬元咺曰立叔武矣衛侯殺其子角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守國晉人復衛

侯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會于

溫討不服衛侯與元咺訟不勝故晉侯執之歸之于京師在魯僖公二十八年也

晉侯請殺之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當從王出也上作政

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言君臣不相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

無乃不可乎不行謂不順也言晉侯不行德政而聽元咺之愬欲殺衛侯也夫君君臣無獄獄訟也無是非曲直獄

訟之義也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

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

庸和用也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

懼其無後無後無以復合諸侯也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

侯在魯僖三十年也晉侯使豎衍斃衛侯不死魯僖為請於王及晉侯皆納五十段於是歸之也

二十四年秦師將龍襲鄭過周北門襄王二十四年魯僖之三十三年也秦師秦大夫孟明視之

師也輕曰襲周北門王城北門也左右皆免胄而下拜超乘者三百乘左車左也右車

右也言免胄則不解甲而拜矣超乘跳躍上車無威儀所以敗也王孫滿觀之

有謫滿周大夫王孫之名也謫猶咎也王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謂超乘也驕謂士卒不肅也

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脫簡脫也謂不敦旅整陣也寡謀自陷

入險而脫能無敗乎險謂峻也秦師無謫是道廢也是古道廢是行

也秦師還鄭商覺之矯以鄭伯之命犒之故還也晉人敗諸崤獲其三帥丙術

視崤晉地名在今弘農三帥秦三將謂白乙丙西乞術孟明視也

晉侯使隨會聘于周晉侯晉文公之孫成公之子景公孺也隨會定晉正卿士蒍之孫成伯之子士季武子也

王身之饋烝定王襄王之孫頃王之子定王也烝并也外折俎之饋也原公相禮原公周卿士原襄公相佐

也范子私於原公范子隨會也食采於隨范故或曰隨會范會也曰吾聞王室之禮無

毀折今此何禮也王見其語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季之言告王也

王召士季季范武子字也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

烝全烝全其牲體而并之凡郊禘皆血腥云簋邊豆大房謂半解其體并之房也王公立飫則有房烝王天子公諸侯禮之立成者為飫房大俎也詩

非他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修舊德以將王室將成也唯

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貽遺也余一人敢設飫禘焉飫半體也

忠非親禮而干舊職以亂前好忠厚也親禮親戚宴饗之禮舊職故事

且唯戎狄則有體薦體委與之也夫戎狄冒沒輕儻

貪而不讓冒拉觸也沒入也儻進退上下無列也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

班貢不俟馨香百嘉味適往也班賦也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

委與之舌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官女今我王室之二兄弟以時相見兄弟

晉將和協典禮以示民訓則協合也典常也無亦擇其柔嘉無亦

也柔脆也嘉美也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籩籩邊竹器容四升其實粟稷餌

也

之屬也
修其簠簋修備也簠簋黍稷之器也
奉其犧象犧樽飾以犧牛象樽以象骨為飾也

出其樽彝樽彝皆受酒之器也
陳其鼎俎俎設於左牛豕為一列魚腊腸胃為一列膚特於東
淨

其中罍罍淨潔也中罍所以覆樽彝也
酌其祓除猶掃除也
體解節折而共

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加豆謂既食之後所加之豆也其實芹菹兔醢之屬
酬敝巾宴

貨酬報也聘有酬賓束帛之禮其宴束帛為好謂之宴貨也
以示容合好示容儀合和好也
胡有子然

其效戎狄也子然全體之兒也
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

成章講講軍旅議大事章章程也
建大德昭大物也大德大功也
故立成禮

烝而已立成不坐也烝升也
既以顯物宴以合好顯物示物備也
故歲飫不

倦歲行飫禮不至於懈倦也
時宴不淫一時之間必有宴禮不至於淫湎也
月會會計也計一月之經用也
旬修

旬十日之內
所成爲也
日完不忘日完一日之所為不忘不忘其禮也
服物昭庸采飾顯明庸功也冕服旗
周旋序

章所以昭其功五采之飾所以顯明德也
文章比象黼黻繪繡之文章也比象比文以象山龍華蟲之屬也
周旋序

順周旋容止也序次也各以次比順於禮也
容貌有崇崇飾也容止可觀也
威儀有則則法也其威可

畏其儀可度也
五味實氣味以實氣氣以行志
五色精心五色之章所以異賢不肖精其心也
五聲昭

德昭德謂政平者其樂和也亦謂見其樂知其德也
五義我紀五義謂父義母慈兄弟弟恭子孝也
飲食可

饗和同可觀饋烝故可饗以可去否曰和一心不
財用可嘉酬幣宴貨以將厚意

故可嘉也
則順而德建則法也建立也
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武

子遂不敢對而退武子隨會也
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三代之禮殷周也

於是乎修執秩以為晉法秩常也可奉執以為常也晉文公蒐於被廬作執秩之法自靈公以來闕而不用故武

子修之以為晉國之法也
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單襄公王卿士單朝也聘問也
遂假道

於陳以聘於楚假道自宋適楚經陳也是時天子微弱故以諸侯相聘之禮假道也聘禮若過國至于境使以次介假道東

帛將命火朝覲矣道弗不可行火心星也覲見也草穢塞路為弗朝見謂夏正十月晨見於辰也

于廟也

候不在疆

候候人掌送迎賓客者疆境也

司空不視塗

司空掌道路者

澤不陂

陂障也古

不實澤故

川不梁

流曰川梁渠梁也古不防川故渠之也

野有庾積

唐尚書云十六斗曰庾昭謂此庾露積穀也詩

云曾孫之庾如

場功未畢

治場未畢詩云九月築場圃

道無列樹

列樹以表道且為城守之用也

田若藝

發田曰藝藝猶時言其稀少若藝物也

饒宰不致餼

膳宰膳夫也掌賓客之牢禮生曰餼

司里

不授館

司里里宰也掌授客館

國無寄寓

寓亦寄也無寄寓不為廬舍可以寄寓羈旅之客也

縣無

施舍

四甸為縣縣方十六里施舍賓客負任之處也

民將築臺於夏氏

民陳國之人也臺臺觀臺也夏氏陳大夫夏

徵舒家也

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

不見

及至也陳靈公舜後恭王之子靈公平國也孔寧儀行父陳之二卿南冠楚冠也如往也往徵舒之家淫夏姬也賓單襄公也

單子

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

單子襄公也卿大夫稱子於其私士稱公也

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

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也見者朝見東方建成之初寒露

節也雨畢者殺氣日至而雨氣盡也

天根見而水涸

天根亢氏之間涸竭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竭也月

今仲秋水始涸天根見乃盡竭也

本見而草木節解

本氏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四氣盡草木之枝節皆理解也馬

見而隕霜

謂建戌之中霜始降也

火見而清風戒寒

謂霜降之後清風先

至所以戒人為寒備也

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

教謂月令之屬

也九月雨畢十月水涸也

草木節解而備藏

備收藏也月令秋農事畢收

具

孟冬天子始裘故九月可以具

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

謂火見之後建亥之初也

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

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除道所以便行旅成梁所以便民使不涉也

其

時儆曰收而場功待而畚揭

時儆時以儆告其民也收而場功使人修器具爾畚揭將以築作也

器以築作也

營室之中土功其始

定謂之營室也建亥小雪中定星昏正於午土功可以始也詩云定之方中作

于楚宮也

火之初見期於司里

期會也致其築作之具會於司里之宮也

此先王所以不用

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

施德謂因時警戒謹蓋藏成築功也

今陳國火

朝覲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

梁舟梁以舟為梁也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

道立鄙食以守路制法也表識也鄙四鄙也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也國有郊牧國外曰郊牧放

疆有寓望疆境也境界之上有所寄寓之舍候望之人也數有圃草澤無水曰數圃大也

囿有林池囿苑也林積木也池積水也所以禦災也禦備也災饑兵也

其餘無非穀土民無懸耜言常用也入土耜耜柄曰耒野無奧草皆銀辟也奧深

也不奪民時不蔑民功蔑求有優無賈有逸無罷

國有班事國城邑也班次也縣有序民縣鄙之民從事有序也今陳國道

路不可知田在草間不墾者多功成而不收野場若棄也民罷於逸

樂罷於為國作逸樂之事也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周之秩官有之秩官周常官篇

名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敵國位敵也關尹司關掌四方之賓客叩

從者幾人遂行理以節逆之理吏也逆迎也執瑞節為信而迎之行理小行人也候人為道導

導賓至於朝出送之於境也卿出郊勞聘禮曰賓至於近郊使卿朝服用束帛勞之門尹除門門尹

掃除門庭也宗祝執祀宗宗伯祝太祝也執祀賓將有事於廟則宗祝執祭祀之禮也司里授館司

授客之館所當館次於卿也聘禮卿致館司徒具徒具徒役修道路之委積也司空視塗視塗險易司

寇詰詰女禁詰女禁盜虞人入材虞人掌山澤之官祭祀賓客供其材也甸人積薪甸人掌薪蒸之事也

火師監燎火師司火燎庭燎也水師監濯水師掌水監滌濯之事也膳宰致饗膳宰致饗熟食

廩人獻餼生曰餼禾米也司馬陳芻司馬掌師圍人養馬故陳芻圍人職屬司馬也工人展車

展首客車補傷敗也百官以物至物事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

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貴國大國也班次也至於

王吏則皆官正莅事正長也莅臨也上卿監之監視也若王巡守則

君親監之周禮王十二歲一巡守也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朝單子之名也

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假道為過賓也而司事莫至是蔑

有分族王之族親也

先王之官也也先王之令有之曰文武之天道賞善而罰

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造為也無即怡淫即就也各

守爾典以承天休典常也今陳侯不念消續之常棄其

伉儷妃嬪伉對也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嬪姓

矣乎卿佐孔儀也賈唐二君云姓命也一曰夏氏姬姓鄭女亦姬姓故謂之嬪姓昭謂夏徵舒之父叔即陳公子夏之子靈公之從祖父嬀姓也而靈公淫其妻是為媠嬪其姓也陳我大姬之後也大姬周武王之女虞胡公之妃陳之祖妣也棄衮冕而

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衮衮龍之衣也冕大冠也公之盛服也簡略也彝常也言棄其禮簡略常服是

又犯先王之令也先王之令無從非彝昔先王之教懋帥其德也猶

恐殞越言勉帥其德猶恐落墜也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

其令將何以守國無禮則危也居大國之間大國晉楚也而無此四者

其能久乎四者謂教制官令也六年單子如楚定王六年魯宣之八年也八年陳侯

殺於夏氏八年魯宣之十年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殿射而殺之

九年楚子入陳楚莊王入陳討夏氏殺君之罪也既滅陳而復封之故曰入也唐尚書云遂取陳以為縣誤也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於魯劉畿內之國康公王卿士王季子也發幣於大

夫發其禮幣於魯大夫季文子子孟獻子皆儉二子魯曾卿季文子季友之孫齊仲無佚之子季孫行父孟獻子

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仲慶父之曾孫公孫叔之孫孟文伯獸之子仲孫蕪儉居處節儉也

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言儉也叔孫東門其亡乎魯曾大夫叔孫宣子叔牙之曾孫莊叔得臣之子叔孫僑如也東門子家莊公之孫東門襄仲之子公孫歸父也

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為臣

必臣為君必君臣尚敬君尚惠也寬肅宣惠君也肅整也宣徧也惠愛也敬恪

恭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本謂寬則得衆故可以守也肅所以濟時也

宣所以教施也施徧則人不怨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

濟成

也

也

也

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不干時而動則無敗功也教施而宣則徧惠以

和民則阜阜厚也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

保民矣其何事不徹徹達也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

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儉則有餘故所以足用也以敬承命則

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寬猶遠也以儉

足用則遠於憂無之絕之憂且遠驕僭之罪也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

於死而遠於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上下君臣也隙瑕也其何任

不堪上作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為令聞長世也長世

多麻年也今夫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二子季孟言二人其能以儉足用也用足則族

可以庇庇覆也恭儉節用無取於民國人說之故其宗族可以覆履也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

匱而不恤憂必及之志在奢侈不恤人之窮匱故憂患必及之也若是則必廣其

身廣大也務自大不顧其上也且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

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

事二君東門大夫叔孫也位在人下而侈其上重而無基故不可以事二君也叔孫之位不若季子孟

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叔孫下卿季孟上卿若皆蚤世猶可早

年魯宣公卒定王十六年魯宣之十八年也赴者未及東門氏來告亂

子家奔齊來告告周大夫也東門子家謀去三桓使如晉未及宣公薨三桓逐子家遂奔齊也諸侯大夫以君命使出必有禮贄

私觀之事以通情結好吉凶相告子家嘗使於周故以亂告也告在魯宣十八年赴者未及明不及二君也簡王十一年魯叔孫

宣伯亦奔齊成公未歿二年簡王定王之子簡王也上年魯成公未歿

穆姜欲去季子孟而專公室國民逐之故出奔齊言成公未歿二年明不及三君也

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簡王八年魯成十三年也成公將與周晉伐秦而朝也使叔孫僑

使叔孫僑

如先聘且告使僑如先修聘禮且告周以成公將朝也見王孫說與之語說周大說

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子觀之幣

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

強故不歡焉而後遣之魯執政之人唯畏其強禦難距其欲故不歡悅而後遣之且其

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

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給共故聖人之施舍

也議之施予也舍不予也其喜怒取與亦議之是以不主寬惠亦

不主猛毅主猶名也主德義而已賞得其人罰當其罪是為德義王曰諾使私

問諸魯曾請之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如使人之私無加賜也及魯侯

至仲孫蔑為介在賓為介介上介所以佐儀也王孫說與之語說讓說好也言蕪好

讓說以語王王厚賄之

晉既克楚于鄆克勝也晉厲公伐鄭楚人救之戰于鄆在魯成十六年也使卻至告慶

于周鄆至晉卿步揚之孫蒲城誰之子居溫季也告慶以勝楚之福告王也未將事將行也未行告慶之禮王叔簡

公飲之酒簡公周大夫王叔陳生也交酬好貨皆厚交酬相酬之幣好貨厚飲以貨為好厚者幣物多也飲

酒宴語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郟至見邵桓公

與之語邵桓公王卿士也邵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

為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

可以樹二三君子在朝公卿也道尊者導晉侯使并卻至以為上卿可以樹黨於晉也今夫子見我以晉

國之克也為己實謀之言戰勝楚吾之謀也曰微我晉不戰矣微無也

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強之乘陵也背宋之盟一也宋盟

宋華元所合晉楚之成也華元善楚令尹子重又善晉欒武子故遂合二國之好盟在魯成十二年至十六年楚晉背盟伐宋也德薄而以

地賂諸侯二也楚王薄德鄭人不從楚以汝陰之田賂鄭鄭叛晉從楚也棄壯之良而用幼弱

三也

壯之良謂申叔時也幼弱司馬子反也

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

卿士子囊子囊不欲背

晉楚王不聽也

夷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

夷楚東之夷也晉語曰楚恭王帥東夷救鄭三陳夷鄭

楚罪不由晉晉得其民

言楚叛盟非晉之罪也得民得民心也

四軍之帥旅力

方剛

時晉立四軍四軍之帥晉八卿也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卻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智瑩佐之趙旃將新軍卻至佐之旅眾也剛強也

卒伍治整諸侯與之

晉有信故諸侯與之

是有五勝也有辭一也

盟故晉有辭也

得民二也軍帥強禦三也行列治整四也諸侯

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勝以伐五敗而避之

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欒范不欲我則強之

欒欒書也范士燮也

而勝是吾力也

謂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

且夫戰也微謀

微無也言軍無計謀也

吾有

三伐

伐功也三伐勇禮仁也

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軍之卒勇

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

卻至從鄭伯其右弗翰胡曰余從之乘而俘以下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乃止也

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

朝

知政謂為政也

吾曰子則賢矣

吾謂桓公自謂也

抑晉國之舉也不失其

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

卻至位在七人下故恐政未及也

謂我曰夫何次之有

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

荀伯荀林父也從下軍之佐第六卿升為正卿也

趙宣

子未有軍行而以政

軍往

欒伯欒書也將下軍第五卿而為正卿也

是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及

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為奚若

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卻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

稱舉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

夫人性陵上者也

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

人欲勝陵之也故君子上禮讓而天下莫敢陵也

滋益也求掩蓋人以自高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

其上獸惡其網為其害已民惡其上為其病已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書逸書民

恩意近也不可上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回邪也求福以禮不以邪也在禮敵

必三讓敵體也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加猶上也故王天下者

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先諸民先求民志也庇猶廕也言王者先安民然後自庇廕也

長利長有福利也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

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卿乎其何以

待之待猶備也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懲之以晉而郤

至佻天之功以為己力不亦難乎佻偷也偷天之功以為己力也佻天不祥

乘人不義乘陵也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叛之且郤至

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為也民力所為也以義死用謂

之勇若富辰也奉義順則謂之禮謂若管仲責楚包茅也畜義黜功謂之

仁豐大也謂若狐偃輔晉文也姦仁為佻謂獲鄭伯而赦之也姦禮為羞羞恥也謂見楚君而

趨趨也女毋勇為賊謂逐楚卒也夫戰盡敵為上守和同順義

為上守和同謂不相與戰而平和也順義順王義也故制戎以果毅戎兵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毅也制朝以

序成序次也朝不越爵則政成也叛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毅行容羞

也容容儀也謂下趨也叛國即讎佻也叛其國而即讎人謂赦鄭伯欲以偷仁也有三姦以求替

其上遠於得政矣替慶也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

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

叔欲郤至能勿從乎違避也今周書太誓無此言其敬止乎郤至歸明年死難

明年魯成十七年也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奔晉伯輿周大夫也使訟也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

王佐伯輿王叔不勝遂出奔晉在魯魯襄十年也

國語卷第二

國語卷第三

周語下

韋氏解

柯陵之會

柯陵鄭西地名也經書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在魯成十七年

單襄

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

襄公王卿士單朝之謚也時命事而不與會故不書厲公晉成公之孫景公之子厲公州蒲也

視遠望視遠步高舉足高也

晉卻錡見其語犯

卻錡晉卿卻克之子駒伯也犯陵犯人也

卻雛牛見

其語迂

卻雛牛晉卿卻錡之族父步揚之子苦成叔也迂迂迴加誣於人也

卻至見其語伐

卻至晉卿雛之弟温

季昭子也伐好伐其功也

齊國佐見其語盡

國佐齊卿國歸父之子國武子也盡者盡其心意善惡褒貶無所諱也

成公見言及晉難及卻驪之詰

成公魯宣公之子成公黑肱也言及晉難語次及晉將罪已之難及

為卻驪所誣也晉將伐鄭使樂廩乞師於魯成公將如會叔孫僑如通於成公之母穆姜欲去季氏而取其室穆姜送公使逐季孟公以晉難告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懼待於壞墮備守而後行故不及戰卻驪受僑如之賂為之諧魚曾於孫日侯曰魯侯後至者待於壞墮將以待勝者晉侯怒不見公故成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公為單子言之也

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

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故事也將以天道占之乎以人事知之乎對曰吾非

瞽史焉知天道瞽樂太師掌知音樂風氣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太史掌抱天時與太師同車皆知天道也吾

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

以定體足以從之體手足也論語曰四體不勤也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不

固則容目以處義義耳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

不在體在存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

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

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

視遠日絕其義謫也言日絕其宜也足高日棄其德人君容止佩玉有節今步高失宜棄

也其德言爽日反其信爽貳也反違也聽淫日離其名淫濫也離失也名聲所名也夫

目以處義足以踐德踐履也動履德行也口以庇信庇覆也言行相覆為信也耳以聽

名者也耳所以聽別萬事之名聲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喪亡也步言視聽四

者而亡其二為偏喪偏喪者有咎咎及身也既喪則國從之既盡也四者盡喪國從而亡也晉侯爽二吾

是以云爽當為喪字之誤也喪二視與步也是為偏喪故言晉君當之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

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三卿錡欒至也復有五人為五大夫故号八郤也高位寔疾顛

速也高者近危疾速也顛隕也厚味寔腊毒厚味喻重祿也腊亟也讀若廣昔酒焉味厚者其毒亟也今郤伯之

語犯叔适季伐伯錡也叔欒也季至也犯則陵人适則誣人伐則掩人

掩人掩人之美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益猶加也三怨犯誣掩也雖

齊國子亦將與焉與與於禍也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

人過怨之本也招舉也唯善人能受盡言思聞過以自改齊其有

乎言無也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國德已國有德也鄰於不修與

不修德者為鄰也。今君偏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

無德之患，何憂於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謂叔孫僑。

如也。僑如之父，得臣敗翟，于鹹獲長翟，僑如因名其子為僑。其利淫矣。流

之若何？言其所利，驕淫之事自也。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簡王

十一年，諸侯會于柯陵。簡王十一年，魯成十七年也。十二年，晉殺三郤，十三

年，晉侯弒。厲公既殺三郤，樂書中行，偃懼。於翼，東門葬，以車一

乘。翼，晉別都也。傳曰：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不得同於先君也。禮，諸侯七命，遣車七乘，以車一乘，不成喪也。齊人殺國武子。是年

又殺國佐也。齊慶剋，踊于靈公之母聲。孟子國佐召慶剋而謂之：慶剋以告夫人，夫人怒之於靈公。靈公殺之，殺在魯成十八年也。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談，晉襄公之孫，惠伯談也。周者

公用，驪姬之讒，詛不畜，君羣公子故。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跛，偏也。視無還。睛，轉復反。聽無聳。

不聳耳。言無遠。遠，謂非耳。言敬必及天。象天之敬。言忠必及

意。出，自心。言信必及身。先信於身，而後及人。言仁必及人。博愛於人，為仁。言義必及

利。能利人物，然後為義。言智必及事。能處事，物為智。言勇必及制。以義為制也。勇而不義，非

也。言教必及辯。辯，別也。能分別是非，乃可以教。言孝必及神。孝於鬼神，則言惠必及和。惠，愛也。和睦也。言致

及和。和睦乃為親愛也。言讓必及敵。雖在匹敵，猶言國有憂，未嘗不戚。急其宗也。有慶未嘗不怡。怡，福也。襄公有疾，召頃公

而告之。頃公，單襄公之子也。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經緯天地。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後國祚福也。天之所福小，則得國大，得天下也。夫敬

文之恭也。文者，德之摠名也。恭者，其別行也。十一義皆如之。忠文之實也。忠，自中出，故為文之實誠也。信文

之孚也。孚，覆也。仁文之愛也。仁者，文之慈愛。義文之制也。義，所以制斷事，宜也。智

文之輿也。智，所以載行文德。勇文之帥也。謂以勇帥行其心義。教文之施也。所以施

孝文之本也。言人始於事親，故孝為文本也。惠文之慈也。慈，愛也。讓文之材也。

國三

三

材用也 象天能敬 言能則天是敬也 帥意能忠 帥循也循己之意 思身

能信 思誠其身乃為信也易曰體信足以長人也 愛人能仁 言愛人乃為仁也 利制能義 利

為制故能義也 事建能智 能處立百事為智也 帥義能勇 修義而行故能勇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 施

辯能教 施其道化而行能辨明之故能教 昭神能孝 昭顯也尊而顯之若周公然 慈和能惠

慈愛和睦故能惠也 推敵能讓 與己體敵猶推先之故能讓 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

周也 天六地五數之常也 天有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也 經之以天

緯之以地 以天之六氣為經以地之五行為緯而成之也 經緯不爽文之象也 爽差也 文王

質文故天祚之以天下 夫子被文矣 質文其質性有文德也被被服之也言文王質

性有文德故能得天下晉周則被服之可以得國也 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 父昭子穆孫復為昭一昭一穆相次而

下近者言周子之親與晉最近 且夫立無跛正也 視無還端也 聽無聳成也 成定也

也 言無遠慎也 夫正德之道也 德之道路也 端德之信也 端信也

成德之終也 志定故能終也 慎德之守也 守守德也 守終純固道正事

信明令德矣 言周子明於善德也 慎成端正德之相也 相助也慎成端正覆述上事為下出也

為晉休戚不背本也 休喜也 被文相德非國何取 被服文德又以四行輔助

之非國何取言必得國也 成公之歸也 吾聞晉之筮之也 成公晉文公之庶子成公黑臀也歸者自周歸晉

也趙穿弑靈公趙盾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著曰筮筮立成公也 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 君三出

焉 乾下乾上乾也坤下乾上否也乾初九九二九三變而之否也乾天也君也故曰配配先君也不終子孫不終為君也乾下變而為坤坤地也臣也天地不交曰否變有臣象三爻故三三而終上有乾乾天子也五 一既往矣後之不知

體不變周天子國也三爻有三變故君三出於周也

其次必此 一謂成公已往為晉君後之不知不知最後者在誰也其次必此成公而往者必周子也 且吾聞成公之生

也 其母夢神規其殿 以墨曰使有晉國 規畫也 三而畀

驩之孫 畀予也三世為晉君而更子驩之孫也驩晉襄公之名也孫曾孫周子也自孫已下皆稱孫詩曰周公之孫謂倍公也 故名之

曰黑臀於今再矣 賈侍中云於今單襄公時也晉厲公即黑臀之孫二世為君與黑臀滿三世矣唐尚書云時晉景公在位成公生景

公故言再昭謂魯成十七年單襄公與晉厲公會於柯陵後三年單襄公曰驩

此其孫也此周子者晉襄公之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夢曰必

驩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

君國三龍衣焉龍合也三合德夢卦也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朕卜

龍衣于休祥戎商必克大誓伐紂之誓也故故事也朕武王自謂也協合也休美也祥福之先者也戎兵也言武王夢與卜

合又合美善之祥以以三龍衣也言武王夢卜祥三合故遂克商有天下今晉周德夢卦亦三合將必得國也晉仍

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矣仍數也鮮寡也胄後也晉厲公數行無道晉公族之後又寡少將失國也必

早善晉子其當之也晉子周子也頃公許諾及厲公之亂召

周子而立之是為悼公亂謂也

靈王二十二年靈王周簡王之子靈王大心也二十二年魯襄公二十四年也是歲齊人城郟穀洛鬪將毀王

宮穀洛二水名也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東入于瀍鬪者兩水激有似於鬪也至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合於洛水毀王城西南將及王宮故齊

人城也王欲壅之欲壅防穀水使北出也太子晉諫曰不可晉靈王太子也早卒不立晉聞

古之長民者長猶君也不墮山墮毀也不崇數崇高也澤無水曰數不防川

防障也不窞買澤澤居水也窞決也不為此西者為反天性也夫山土之聚也數物之歸也

物所生歸也川氣之導也導達也易曰山澤通氣澤水之鍾也鍾聚也夫天地成而

聚於高歸物於下聚聚物也高山也疏為川谷以導其氣疏通也陂

塘汙庠以鍾其美畜水曰陂塘也美謂滋潤也是故聚不弛崩而物有所歸

大曰崩小曰弛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沈伏也滯積也越遠也是以民生有財用而

死有所葬物有所歸故生有財用山陵不崩故死有所葬齊語曰陵為之終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

而無飢寒之價之患短折曰夭狂惑曰昏疫死曰札瘥病也故上下能相固以待

不虞矣虞度也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慎逆天地之性也昔共工棄此道也

賈侍中云共工諸侯炎帝之後姜姓也顓頊氏衰共工氏侵陵諸侯與高辛氏爭而王也或云共工堯時諸侯為高辛所滅昭謂言為高辛所滅安得為堯諸侯又堯

時共工與 虞吳于湛樂 虞安也 湛淫也 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隋土高

堙庫以害天下 堙塞也 高謂山 堙庫謂池澤 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

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 有虞舜也 鯀禹父 崇伯 國伯爵也 堯時在位而

用殛之于羽山 殛誅也 舜臣堯 殛鯀於羽山 羽山在今東海 祝其南也 其後伯禹念前之非

度 度法也 釐改制量 釐理也 量度也 象物天地 取法天地之物象也 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也 比類

百則 類也 儀准也 儀之于民 儀准也 而度之于羣生 度之謂不 傷害也 共之從

孫四嶽佐之 共共工也 從孫昆季之孫也 四嶽官名 主四嶽之祭 為諸侯 伯佐助也 言共工從孫為四嶽之官 掌帥諸侯助禹治水也 高高

下下 疏川道導滯 高高封崇九山也 下下 陂障九澤也 疏 鍾水 曲豆物 聚

豐殖百物也 封崇九山 封大崇高也 除其壅塞之害 謂其水泉使不墮壞 是謂封崇凡此諸侯言九者 比謂九州之中山川數澤

也 決汨九川 汨通也 陂鄣九澤 鄣防也 曲豆殖九數 豐茂也 殖長也 汨越

九原 越揚也 宅居九隩 隩內也 九州之 內皆可宅居也 合道四海 使之同 軌也 故天無伏

陰 伏陰夏有 霜電也 地無散陽 散陽李梅 冬實也 水無沈氣 沈伏也 無伏 積之氣也 火無災

燁 燁焱起貌也 天 曰災人曰火 神無閒行 閒行 效神淫 厲之類也 民無淫心 陰陽調財用足 故 無淫濫之心也

時無逆數 逆數 四時寒 暑及逆也 物無害生 蝗螟之屬 害不 害嘉穀也 帥象禹之功度

之于軌儀 帥循也 軌道 也 儀法也 莫非嘉績 克厭帝心 謂禹與四嶽也 嘉 善也 績功也 克能 也 厭合也

也 皇天嘉之 祚以天下 祚 祿也 論語曰 帝臣 不蔽簡在帝心是也 賜姓曰姁 氏曰有

夏 堯賜禹姓曰 姁 封之於夏 謂其能以嘉祉 殷富生物也 祉 福也 殷 盛也 賜姓曰 姁 氏曰有夏者 以其能以 善福 殷富天下 生育萬物也 似猶祉也

夏大也 以為善福 殷富天下 為大也 祚四嶽 國命以侯伯 功封之於 呂命為 侯伯使長 諸侯也 賜姓曰姜 姜 四嶽之先 炎帝之姓也 炎帝世衰 其後變易 至四嶽有德 帝復賜之 祖姓 使紹炎帝之後 氏曰有

呂 以國為 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 以養食物 曲豆民人也 肱臂 厚也 氏曰有呂者 以四嶽能輔成禹 功比於股肱心膂也 呂之為言 膂也

此一王四伯 豈豈多寵 比皆亡王

國三

六

之後也

一王謂禹四伯謂四嶽也為四嶽伯故稱四伯繫之也言禹與四嶽豈是多寵之人乃亡王之後禹鯀之子禹郊鯀而追王之也四嶽共工從孫共工侵諸侯以自

王言皆無道而亡非伯王所起明禹嶽之興非因之也

唯能整舉嘉義

舉用也以有消在下守

祀不替其典

下後也

有夏雖衰祀郛猶在

祀郛二國夏後也猶在在靈王之世也

申呂雖衰齊許猶在

申呂四嶽之後商周之世或封於申齊許亦其族也

唯有嘉功以

命姓受祀迄于天下

受祀謂封國受命祀社稷山川也迄至也至於有天下謂禹也祀或為氏

及其失之也

必有惛淫之心閒之

惛慢閒代也以慢淫之心代其嘉功謂若桀也

故亡其氏姓踣斃不

振

踣僵也

絕後無主

無祭主也

湮替日隸圉

湮沒也替廢也隸役也圉養馬者

夫亡者豈

繫無寵比皆黃炎之後也

黃炎帝之後也共工炎帝之後也

唯不帥天地之度

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

義宜也

不儀生物之則

以殄滅無消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

儀准也

閒之

以忠信之心代其惛淫也

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

順四時之令而動也和於民神

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

朗明也終成也融長也

命姓受

氏而附之以令名

附隨也

若啓先王之遺訓

啓開也

省其典

圖刑法

典禮也圖象也

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

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

乃實有所避

避遠也

而滑夫二川之神

滑亂也

使至於爭明

以妨王宮

明精氣也

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

人之門

亂人狂悖怨亂之人也過其門干其怒也

又曰佐籛者嘗焉

籛煎之官也

佐鬪者

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

猶財色之禍生於好也

詩曰四牡騤騤旗

旒有翩亂生不夷靡非國不泯

詩大雅桑柔之二章騤騤行貌鳥隼曰旗龜蛇曰旒翩動搖不休

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

止之意夷平也靡無也泯滅也疾厲王好征伐用兵不得其所禍亂不平無國不見滅之

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

圭母

桑柔之十一章也寧安也荼苦也言民疾王之虐貪樂禍亂安為苦毒之行也

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

多其飾彌章

惕惕然恐懼也彌終也章著也言見禍亂之戒不恐懼循省以消災咎以雍飾之禍敗終將章著也

民

有怨亂猶不可遏而况神乎王將防鬪川以飾宮是

飾亂而佐鬪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

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

弭止也此四王父子相繼厲暴虐以滅西周平不能修政至于微弱皆已行所致故曰貪天禍禍敗至今未止也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

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

寧安也堯時洪水黎民阻飢稷播百穀民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

五王而文始平之

基始也靖安也自后稷播百穀以始安民凡十五王世循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十五王謂后稷不窋鞠公劉慶節皇僕羌弗毀喻公非高圉十八王而康克安之

十八者加武王成康并上十五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

革更也典法也厲王無道變更周法至今靈王十四王也謂厲宣幽平桓嚴僖惠襄頃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

至景匡定簡靈也

王十吾朝夕傲懼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

五也王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之

少猶裁也光明也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

逆迎也休慶也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順

時不共神祇

方四方也謂逆而蔑棄五則

四時之令也以人夷其宗廟而火林火其彝器

夷滅也彝器尊彝宗廟之器也子孫為

隸不夷於民

隸役也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

者而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勲力子孫豐厚令聞不忘是

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

也

崇高也賈侍中云一耦之發廣尺深尺為畎百步為畝昭謂下曰畎高曰畝畝壟也書曰異畝同穎由欲靖民也

靖治也無有異焉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

后之世謂湯伐桀也將焉用飾宮其以徼亂也度之天神則非

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

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咨議也觀之詩書與民之

憲言詩書上亂生不夷之屬民之憲言無過亂人之門也則皆亡王之為也上下議之無

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象天象也文詩書也上

非天刑下非地德刑法也德猶利也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

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雍之及景王多

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周靈之太子晉之弟也景王崩王室大

亂景王無適子既立子猛又許賓孟立子朝未立而王崩單子劉子立子猛而攻子朝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

晉羊舌肸聘于周肸晉大夫羊舌肸之子叔向之名也發幣於大夫及單靖

公發其禮幣於周大夫次及靖公靖公王卿士單襄公之孫頃公之子也靖公享之儉而敬饗禮薄而身敬也

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賓禮所以賓待叔向之禮也送之以物曰贈以飲食曰餞餞郊禮上位在靖公上也視不敢

踰踰也燕無私無私好貨及邊豆之加也送不過郊至郊而反亦言無私也語說昊天有成命

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

昔史佚有言史佚周文武時太史尹佚也曰動莫若敬敬可也居莫若儉

德莫若讓讓遠也事莫若咨咨寡也單子之貺我禮也

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崇高也器無彤鏤儉也彤丹也鏤刻金飾也身聳

除潔從懼也外內齊給外在外在朝庭內治家也事齊整也給備也宴好享賜不踰

其上讓也宴好所以通情結好也賓之禮事放上而動咨也放依也咨

如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殺殺雜也衆人過郊單子獨否所以不雜也能避

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避怨以為卿佐其有不興乎且其語說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盛德二后也謂成王即位而郊見推

文武受命之功以郊祀天地而歌之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

康昊天大號也二后文武也康安也言昊天有所成之命文武則能受之謂修己自勸以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賈鄭唐說皆然夙夜基

命宥密夙早也夜暮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於緝熙亶敬心

肆其靖之緝明也熙光大也亶厚也敬其也肆固也靖和也言二君能光明其德厚其心以固和天下也是道成王之

德也是詩道文武能成其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烈威也言能明其文

使之昭定其武使之威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稱舉也二后翼敬也

受之讓於德也推功曰讓書曰允恭克讓賈唐二君云二后所以受天命者能讓有德也謂詢於八虞訪於辛尹之類成

王不敢康敬百姓也言不敢自安逸者是其敬百姓也百姓百官也夙夜恭也夙夜敬事

曰恭書曰文王至于日昊不遑暇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

熙廣也鄭司農云廣當為光虞亦如之亶厚也肆固也靖齋也其始也翼

上德讓而敬百姓其始篇之首句也言以少讓為始也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

於寧其中篇之中句也帥循也言其恭儉信寬循而行之歸於安民也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齋

之心美其教化而固和之也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和

故曰成成成其王命也單子儉敬讓咨以應成德應當單若不

興子孫必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壺詩大雅既醉之六章也類族也壺榼也言孝子之行先於室家族類以相致乃及於天下也君子萬年永錫祚祚福也

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古能以孝道施於族類故不辱前哲之人也壺也者

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消也

者子孫蕃育之謂也蕃息也育長也單子朝夕不忘成王之

德可謂不忝前哲矣膺保明德膺抱也保持也以佐王室可

也

謂廣裕民人矣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章

譽言蕃育之祚物事也混同也章明也則單子必當之矣單若有關

必茲君之子孫實績之不出於他矣單單氏世也闕缺也茲此也此君靖公也他他族也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景王周靈王之子景王貴也二十一年魯昭之

者也古曰泉後轉曰錢賈侍中曰虞夏商周金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黃黃為上幣銅鐵

為下幣大錢者大於舊其價重也唐尚書曰大錢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鄭司

農說周禮云錢始蓋一品也周景王鑄大錢而有二品後數變易不識本制至漢唯

五銖文行至王莽時錢乃有十品今存於民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徑寸二分重十

二銖文曰大泉五十則唐所謂大泉者乃莽時泉非景王所鑄明矣又景王至赧

王十三世而周亡後有戰國秦漢幣物易改轉不相因先時所不能紀或云大錢文

曰寶貨皆非事實又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則二品

之來古而然矣鄭君云錢始一品至景王而有二品省之不熟也

單穆公

曰不可穆公王卿士單靖公之曾孫也古者天災降戾降下也戾至也災謂水旱蝗螟之屬於是乎

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量度也資財也權稱也振拯也民患輕則為

作重幣以行之民患幣輕而物貴則於是其輕也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

民皆得焉重曰母輕曰子以質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之也子母相通民皆得其欲也若不堪重則

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

小大利之堪任也不任之者幣重物輕妨其用也故作輕幣雜而用之以重者質其貴以輕者質其賤也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故錢小大

民皆以民皆以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價乎廢輕而作重則本竭而未

寬也故民寬也故民失其資也若匱王用將有所乏民財匱無以供上故王用將乏乏則將厚取於

民厚取厚斂也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給共也遠志通逃也且夫備

有未至而設之備國備也未至而設之謂備預不虞安不忘危也有至而後救之謂若救火療疫量資幣平

輕重之輕重之屬也是不相入也二者先後各有宜不相入不相為用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怠緩也

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謂民未患輕而重之離民價財是為召災也周固言羸國也天

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言周固已為羸病之國天降禍

災未厭已也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

經國君以善政為經臣奉而成之為緯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

聖人樹德於民以除之樹立也除除令不從之患也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

王府則有夏書曰逸書曰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鈞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日關衡也詩亦有之曰瞻彼

早麓榛楛濟濟詩大雅早麓之首章也早山名山足曰麓榛似栗而小楛木名濟濟盛貌也盛者言王者之德被及也愷

悌君子干祿愷悌愷樂也悌易也干求也君子謂君長也言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求祿其心樂易也夫早麓

之榛楛殖也殖長也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

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肆極也既盡也散亡謂無山林衡虞之政也民力彫盡田

疇荒蕪資用乏匱彫傷也穀地為田麻地為疇荒蕪也蕪穢也君子將險哀之不暇

而何易樂之有焉險危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絕民用謂廢小錢而鑄大錢也

猶塞川原而為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大曰潢小曰汙竭盡也無日無日數也若

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備亡無救也吾周官

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周官周六官災備備災之法令也而又奪

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善政藏於

民翳猶屏也人民也奪其資民離叛是遠屏其民也一日翳滅也王弗聽卒鑄大錢

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景王二十三年魯昭二十年也賈侍中云無射鍾名律中無射也大林無射之覆也作無射為大林以覆之其律中林鍾也或說云鑄無射而以

林鍾之數益之昭謂下言細抑大陵又曰聽聲越遠如此則賈言無射有覆近之

矣唐尚書從賈也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鍾

以鮮其繼鮮寡也寡其繼者用物過度妨於財也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

以殖積聚既喪謂廢小錢也生財也殖長也且夫鍾不過以動聲動聲謂合樂以金若奏而八音從之也若

無射有林耳弗及也若無射復有大林以覆之無射陽聲之細者也林鍾陰聲之大者也細抑大陵故耳不能聽及也

夫鍾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鍾聲也非法鍾之聲也猶目所不

見不可以為目也若目之精明所不能見亦不可施以目也耳目所不能及而強之則有眩惑之失以生疾也夫目之

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六尺為步賈君以半步為武其察色也不

過墨丈尋常之間五尺為墨倍墨為丈八尺為尋倍尋為常耳之察和也在清

濁之間清濁律中之變黃鍾為宮則濁大呂為角則清也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

勝舉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鈞所以鈞音之法也木長七尺

者鈔繫之以為鈞法百二十斤為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律五聲陰陽之法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衡有斤兩之

數生於黃鍾黃鍾之管容秬黍千二百粒粒百為銖是為一龠龠二為合合重一兩故曰律度量衡於是乎生也小大器用於

是乎出出於鍾也易曰制器者尚其象小謂錙銖分寸大謂斤兩丈尺也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鍾

也聽之弗及耳不及知其清濁也比之不度不度不中鈞石之數也鍾聲不可以知

和耳不能聽故不可以知和也制度不可以出節節謂法度量衡之節也無益於樂

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

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眇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

樞機也樞機發動也心有所欲耳目為之發動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

則明習於和正則不眇惑也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

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歆猶嘉服也言德以言發

德教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殖立於道也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

獲然則能樂夫耳內和聲而口出美言耳聞和聲則口有美言此感於物也以

為憲令憲法也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

成事不貳樂之至也貳變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

口內五味則耳樂五聲耳樂五聲則志氣生也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信審也名

號明以時動視明則動得其時也名以成政號令所以成政也動以殖生殖長也動得其

時所以財長生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眇則

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不和無射大林也若聽樂而震視色而眇則味入不

精美味入不精美則氣放佚不行於身體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

易之名有過匿之度匿惡也此四者氣失之所生也狂悖眩惑說子朝寵賓孟也轉易過惡嬖子配適將殺大臣也出令

不信有轉易也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不知所為盡力也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

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哭曰二焉二謂作大錢鑄大鍾也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伶司樂官州鳩名也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

守官所守之官弗及知也臣聞之琴瑟尚宮凡樂輕者從大重者從細故琴瑟尚宮也鍾尚羽鍾聲大故

尚羽石尚角石磬也輕於鍾故尚角角清濁之中也匏竹利制匏笙也竹簫管也利制以聲音調利為制無所尚也大

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宮聲大故為主第次第也

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器以殖財保安也備具也殖長也古者以樂省土風而紀輕者從大

農事故曰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重謂金石也從細尚細聲也謂鍾尚羽石尚角也

輕瓦絲也從大謂瓦絲尚宮也

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議從

其調革木一聲革鼓也木柷也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

平和八音克諧也平細大不踰也故可以平民樂和則諧政和則平也聲以和樂律以平聲聲五聲也

而調樂也賈侍中云律黃鍾為宮林鍾為徵大族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所以平五聲也

金石以動之鍾磬所以發絲動五聲也絲

竹以行之絃管所以行之也詩以道之道已志也書歌以詠之詠詩也書曰歌永言聲依永

匏以宣之宣發揚也瓦以扶貝之贊助也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

曰樂極物事也極中也極之所集曰聲聲會也言中和之所會集曰正聲也聲應相保曰

和保安也細大不踰曰平細大之聲不相踰越曰平今無射有林是不平也如是而鑄之金鑄金以為

也磨石以為磨石以為磨也繫之絲木繫絲木以為琴瑟也越之匏竹越匏竹以為笙管也越謂為之孔也

樂記曰朱節其長而行之以遂八風遂順也傳曰所以節八音而行之八風也正西曰兌為

金為閭闔風西北曰乾為石為不周正北曰坎為革為廣莫東北曰艮為匏為融

風正東曰震為竹為明庶東南曰巽為木為清明正南曰離為絲為景風西南曰

國三

坤為丸
為涼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滯積也積陰而發則夏有霜電散陽陽不藏冬無水

李梅實之類是也
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蘇利物

備而樂成上下不罷罷勞也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

正細謂無射也主正也言無射有大林是作細而大過其律妨於正聲也用物過度妨於財過度用金多也正害

財匱妨於樂樂從和今正害財賈故妨於樂也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無射也大大林也言大聲陵之細聲抑而不聞不容於耳不能容別也聽聲越遠非平也越迂也言無射之微細迂

遠非平也宗官宗伯樂官屬也夫

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樂以殖財也於是乎道之以中德

詠之以中音中德中庸之德聲也中音中和之音也德音不愆以合神人合神人謂祭祀饗宴

也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逞快

也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

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鍾財匱故民離樂不和故神怒也二十四年鍾成伶

人告和伶人樂人也景王二十四年魯昭二十一年也王謂伶州鳩曰鍾果和矣對曰未

可知也州鳩以為鍾實不和伶人媚王謂之和耳故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

樂之則為和言聲音之道與政通也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

和也亂世之音怨以怒故曰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曹羣也其所曹

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心所好莫之能敗其固如城也衆口鑠

金鑠銷也衆口所毀雖金石猶可銷也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害金害民之金謂錢鐘也懼一

之廢也二金之中其一必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八十曰耄耄也二十五年

王崩鍾不和山崩而言鍾不和明樂人之諛也

王將鑄無射王景王也問律於伶州鳩律鐘也對曰律所以立均

出度也律謂六律六呂也陽為律陰為呂六律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六呂林鍾仲呂夾鍾大呂應鍾南呂也均者均鍾木長七尺有絃

國三

五

繫之以均鍾者度鍾大小
清濁也漢大子樂官有之
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

天道者也死以為樂祖祭於鼓自宗謂之神瞽
考合也謂合中和之聲而量度之以制樂者
度律均鍾百官軌儀

道也儀法也度律度律呂之長短以平其鍾和其聲
以立百事之道法也故曰律度量衡於是乎生
紀之以三

神地祇人鬼故
能人神以和
平之以六
章曰律以平聲
成於十二

上下生之
數備也
天之道也
不過十二
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

十一月黃鍾乾初九也六者天地之中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天有六甲地有五子十一而
天地畢矣而六為中故六律六呂而成天道黃鍾初九六律之首故六律正色為黃鍾

之名重元正始之義也黃鍾陽之變也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律長九寸因而九之
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焉為宮法云九寸之一得林鍾初六六呂之首陰之變管長

六寸六月律之始也故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是所以宣養六氣九德
以初九為黃鍾黃中之色也鍾言陽氣聚鍾於下也

也
宣編也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九德九功之德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十
一月陽伏於下物始萌於五聲為宮含元處中所以編養六氣九德之

本
由是第之
也次奇月也
二曰太簇
正月太簇乾九二也管長八寸法云

也
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
贊佐也賈唐云太簇正聲為商故為金奏
所以佐陽發出滯伏也明堂月令正月蟄蟲

始
震
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
三月姑洗乾九三
也管長七寸一分律

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姑潔也洗濯也考合也言陽氣養生洗濯姑穢改柯易葉
也於正聲為角是月百物修潔故用之宗廟合致神人用之鄉宴可以納賓也四

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
五月蕤賓乾九四也管長
六寸三分律長六寸八十一分

寸之二十六蕤委柔貌也言陰氣為主委柔於下陽氣盛長於上有
似於賓主故可用之宗廟賓客以安靜神人行酬酢也酬勸酢報也五曰夷

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
七月夷則乾九五也管長五寸六分
律長五寸七分九分九分四寸五分

十一夷平也則法也言萬物既成可法則也
故可以詠歌九功之則成民使無疑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

之令德示民軌儀也
九月無射乾上九也管長四寸九分律長四寸六分五
十一分十分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宣編也軌道也儀法也九月陽

氣上升陰氣收藏萬物無射見者故
可以編布前哲之令德示民道法也為之六閒以揚沈伏而黜散

越也
六閒六呂在陽律之閒沈滯也黜去也越揚也呂陰律所以侶閒陽成其
功發揚滯伏之氣而去散越者也伏則不宣散則不和陰陽序次風雨時

至所以
元閒大呂助宣物也
十二月大呂坤六四也管長八寸八分法云三
分之二四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五十二倍之

為八寸分寸之二百四下生律元一也陰繫於陽以黃鍾為主故曰元閒以陽為首不名
其物臣歸功於上之義也大呂助陽宣散物也天氣始於黃鍾萌而赤地受之於大

呂牙而白成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二月夾鍾坤六五也管長七寸四分律長三寸二分

黃鍾之功也分寸之一千七十五隙間也夾鍾助陽鍾聚也四隙四時之間氣微細者春為陽中

三間仲呂宣中氣也四月仲呂坤上六也管長六寸六分律長三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六千四百八十七倍之為六寸分

也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陽氣越於中至四月宣散於外純乾四閒林鍾和展

用事陰閉藏於內所以助陽成功也故曰正月正陽之月也

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六月林鍾坤初六也管長六寸律長六寸林

也也肅速也純大也恪敬也言時務和審百事無有五閒南呂贊陽秀

也偽詐使莫不任其職事速其功大勳其職也六閒應鍾均利

器用俾應復也十月應鍾坤六三也管長四寸七分律長四寸七分

也百官器用程度庶品使皆應其禮復其常也月令孟冬命工律呂不易無女

物也師効功陳祭器按程度母作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也律呂不易無女

也羽也鈞調也鍾大鍾罇小鍾也昭明也有鍾無罇謂大鈞有罇無鍾

也兩細不相和故以鍾為之節明其大者以大平細也大鈞有罇無鍾

也也舉宮商而但有罇無鍾謂兩大不相甚大無罇鳴其細也

和故云去鍾而用罇以小平大也獨鳴其細細謂絲竹草木大昭小鳴和之道也

久固則純固安也可以久則安則純也孔子曰縱之純如也純明則終

樂終復終則奏故樂也所以成政也言政象故先王貴之

七律者何周有七音王問七音之律意謂七律為音器用黃鍾為宮大族對

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歲歲星也鶉火次名周分野也從柳九度

時殷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於夏為十月至張十六度為鶉火謂武王始發師東行

月是時歲星在張十三度張鶉火也四馬房星也謂戊子日月宿房五度日在析

木之津津天漢也析木次名從尾十度至南斗十度辰在斗柄

前也謂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於殷為星在天元龜次名一曰古枵從

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為天龜謂周正月辛卯朔二日壬辰辰星始見三日癸巳武王星辰星也辰星在須女日在析木之

發行二十八日戊午度孟津拒戊子三十一日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辰星與須女伏天星辰星也辰星在須女日在析木之

首也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津辰在斗柄故皆在北維北維北方

水位 顛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建立也顛頊帝嚳所代也帝嚳周之先祖后稷所出禮祭法曰周人禘

嚳而郊禘顛頊水德之王立於北方帝嚳木德故受之於水今周亦水德當受躬之水猶嚳之受顛頊也 我姬氏出自天鼃

姬氏周姓天鼃即步枵齊之分野周之皇妣王季母太姜者逢伯陵之後齊女也故言出於天鼃傳曰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又曰有星出于須女姜氏任氏實 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

從辰星所在須女天鼃之首析木之分歷建星及牽牛皆水宿言得水類也 則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

之所憑神也皇君也生日母死曰妣太姜大王之妣王季之母姜女也女子謂昆弟之子男女皆曰姪伯陵太姜之祖有逢伯陵也逢公伯陵之後太姜之姪躬

之諸侯封於齊地齊地屬天鼃故祀天鼃死而配食為其神主故云憑憑依也言天鼃乃皇妣家之所憑依也非但合於木水相承而已又我實出於水家周道起於大王故本於大 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

歲星在鶉火鶉火周分野也歲星所在利以伐之也 月

之所在辰馬農祥也辰馬謂房心星也所在大辰之次為天馬馬也故曰辰馬言月在房合於農祥猶象也房星晨正

而農事起焉故謂之農祥 我大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稷播百穀故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晉語曲農以成善后稷

是 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王武王也五位歲月日星辰也三所逢公所憑神周分野所在后稷所經

緯 自鶉及馬七列鶉火之分張十六度馬天房五度歲月之所在從張至房七列合七宿謂張翼軫角亢五房也 南北

之揆七同七同合七律也揆度也歲在鶉火午辰星在天鼃子鶉火周分野天鼃及辰水星周所出自午至于其度七同也 凡人神以

數合之以聲昭之凡凡合神人之樂也以數合之謂取其七也以聲昭之謂用律調音也 數合聲和然

後可同也同謂神人相應也 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

有七律七同其數謂七律也律和其聲律有陰陽正變之聲也 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

雨二月周二月四日癸亥至牧野之日夜陳陳師未畢而雨天地神人協同之應也 以夷則之上宮畢

以平民無貳也上宮以夷則為宮聲夷則上宮也故以畢陳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一曰陽氣在上故曰上宮也 當辰辰在戌

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長謂先用之也辰時也辰日月之會斗柄也當初陳之時周二月昏斗建丑而斗柄

在戌上下臨其時名其樂為羽羽翼其眾也 所以藩屏民則也

王以黃

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布戎陳兵謂夜陳之晨旦甲子昧爽左仗黃鉞右秉白旄時也黃鍾所以宣養氣德

使皆自勉尚桓桓也黃鍾在下故曰下宮也 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

名此樂為厲者所以厲六軍之眾也

太族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商紂都也底致也既殺紂入商之都發號施令以昭明文王之德致紂之多罪太族所以故

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三王大王王季文王也反及言厥內以無射之

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言厥內地名憲法也施施惠舍舍罪也無射所也故謂之言厥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景王既殺下門子下門子周大夫王子猛之傅也景王無適子既立子猛又立王子朝故先殺子猛傅下門子也賓孟

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賓孟周大夫子朝之傅賓起也問之侍者曰憚其

犧也侍者孟之從臣也憚懼也純美為犧祭祀所用也言雞自斷其尾者懼為宗廟所用也遽歸告王遽猶疾也

曰吾見雄雞自斷其尾而人曰憚其犧也吾以為信畜矣信誠也雞畏其宗廟之用故自斷其尾此誠六畜

人犧實難已犧何害人犧謂雞也為人作犧實難言將見殺也已子朝已自為犧當何害乎人君

人異於是異於雞也人之美則宜君人事宗廟也犧者實用人也用人猶治也自作犧則能治也王

弗應弗應者曉意也田于鞏鞏北山今河南縣也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

未克而崩王欲廢子猛更立子朝恐其不從故欲殺之遇心疾而崩故未能在魯昭二十二年

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莒引欲城周為之告晉魯昭三十二年劉文公王卿士劉執事之子文公卷也莒引周大夫莒叔也欲城周者

朝入于王城敬王如劉秋敬王居于狄泉狄泉成周之城周墓所在也魯昭二十六年四月敬王師敗出居于滑十月晉人救之王入于成周子朝奔楚其餘黨擔扁

之徒多在王城敬王畏之於是晉徵諸侯成周用役煩魏獻子為政獻子晉正卿魏絳之子舒也說莒引而與之說莒引從其求也將合諸侯合諸侯以城成周也衛彪

倭適周聞之倭衛大夫見單穆公曰莒引其不歿乎言將歿也

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周詩既時所歌也支柱也其所壞亦

冕服有似於犧故以喻也抑其惡為人用也乎則可也言雞惡為人所用故自斷其尾可也自可爾也

人異於是異於雞也人之美則宜君人事宗廟也犧者實用人也用人猶治也自作犧則能治也王

弗應弗應者曉意也田于鞏鞏北山今河南縣也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

未克而崩王欲廢子猛更立子朝恐其不從故欲殺之遇心疾而崩故未能在魯昭二十二年

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莒引欲城周為之告晉魯昭三十二年劉文公王卿士劉執事之子文公卷也莒引周大夫莒叔也欲城周者

朝入于王城敬王如劉秋敬王居于狄泉狄泉成周之城周墓所在也魯昭二十六年四月敬王師敗出居于滑十月晉人救之王入于成周子朝奔楚其餘黨擔扁

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為飫歌名之

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也監觀夫禮之立成者為飫

立成立行禮昭明大節而已少典與焉節體也典章也與類也言

大體而已故其詩樂少章典威儀少皆比類也

是以為之日惕其欲教民戒也惕懼也

懼欲民知然則夫支之所道者必盡知天地之為也知天地

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即怕淫

即就也也以亡其百姓其壞之也久矣而又將補之殆不可

矣殆近也水火之所犯犯害也猶不可救而況天乎諺曰從善

如登從惡如崩如登喻難如崩喻易昔孔甲亂夏四世而隕孔甲禹後

夏亂禹之法也四世夏亂禹之法也四世孔甲至桀四世而亡也

女王勤者勤身修德以興其國自契至湯十四世而有天下言其難也

帝甲亂之七世而隕帝甲湯後湯之法至紂七世而亡也

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自后稷至文幽王亂之

十有四世矣自幽王至今守府之謂多胡可興也胡何也夏

故能生是良材言周之道德禮法所以長育賢材猶而幽王蕩以為

魁陵糞土溝瀆其有悛乎蕩壞也小阜曰魁悛止也言幽王敗

單子曰其咎孰多謂長曰長叔必速及將

天以道補者也叔引字也速及速及於咎也以夫天道導可而省

否導達也長叔反是以誑劉子誑惑必有三殃違天一也

支所支所反道二也補人道誑人三也惑劉周若無咎長叔必為

戮雖晉魏子魏獻亦將及焉咎及若得天福其當身乎

子也

子也

當其身禍尚微後有繼故為天福也若劉氏則必子孫實有禍殃及子孫也夫子而

棄常法以從其私欲棄常法不修周法也從私欲城成周也用巧變以崇天災

巧變者見周城於西都平王東遷以獲久長故今欲復遷也崇猶益也勤百姓以為己名其殃大矣勞

也名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是歲崩王十一年魯定公之元年也

遂田于大陸焚而死田以火田也大陸晉藪也及范中行之難甚引與

之晉人以為討二十八年殺甚引范中行晉大夫范吉射中行寅也作難叛其君也初劉氏范氏世

為婚姻甚引事劉文公故周人與范氏崩王二十八年魯哀三年晉人以讓周周為之殺甚引也及定王劉氏亡劉氏文公之子孫也

定亦當為貞

國語卷第三

國語卷第四

魯語上

韋氏解

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莊公長勺魯地曹劌魯人也莊公魯桓公之子莊公同也初

齊襄公立其政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奔莒魯莊八年齊無知殺襄公管夷吾邵忽奉公子糾來奔魯九年夏莊公伐齊納子糾

小白自莒先入與莊公戰于乾時莊公敗績故十年齊伐魯戰于長勺也公曰余不愛衣食於民有惠賜也不

愛牲玉於神牲犧牲玉珪璧所以祭祀也詩云靡愛斯牲珪璧既卒對曰夫惠本而後民

歸之志惠本謂樹德施利也歸之志歸於上民和而後神降之福降下也民神之主故民和神乃降福

若布德于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動

不違時財不過用不過用禮也財用不匱莫不能使共祀無

供祀非獨已也是以用民無不聽求福無不豐今將惠以小賜

祀以獨恭小賜臨戰之賜獨恭一身之恭也小賜不咸獨恭不優咸偏也優裕也不

咸民不歸也不優神弗福也將何以戰夫民求不價

於財而神求優裕於享者也裕饒也享食也民和年豐為優裕也故不可以

不本本先利民莫不共祀也公曰余聽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斷之獄訟

也對曰是則可矣可者未大備可以一戰傳曰齊師敗績也知夫苟中心圖民智雖

弗及必將至焉苟誠也言誠以中心圖慮民事智雖有所不及必將至於道也

莊公如齊觀社莊公二十三年齊因祀社蒐軍實以示客公往觀之也曹劌諫曰不可夫

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

賈侍中云王謂王事天子也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五年之間四聘於王而一相朝相朝者將朝天子先相朝也唐尚書云先王謂堯也五載一巡守諸侯四朝昭謂以堯典相參義亦似之然此欲以禮正君宜用周制禮中國凡五服遠者五歲而朝禮記曰諸侯之於天子也此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謂此也晉文霸時亦取於此也

也終則講於會以正班爵之美終畢也講習也班次也謂朝畢則習禮於會以正爵位次序尊卑之義也

帥長幼之序訓上下之則也帥循也制財用之節謂牧伯差國大小使受貢職也其

間無由荒怠其間朝會間也夫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太公望也

君為是舉舉動也而往觀之非故業也業事也何以

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土發春分也周語曰土乃脉發社者助時祈福為農始也收擯而蒸

納要也擯拾也冬祭曰蒸因祭社以納五穀之要休農夫也月令曰孟冬祀于天宗大祀于公社及門閭也今齊社而往

觀旅非先王之訓也旅眾也天子祀上帝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先王謂若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屬也先公先君也卿大夫

命焉助祭受政命也諸侯祀先王先公先王謂若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屬也先公先君也卿大夫

佐之受事焉事職也臣不聞諸侯相會祀也祀又不法不法謂觀民也君

舉必書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不聽遂如齊

莊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桓宮桓公廟也楹柱也唐云桷椽頭也昭謂桷一名椽今北土云亦然爾

雅曰桷謂之椽莊公娶于齊曰哀姜哀姜將至當見於廟故丹柱刻椽以夸之也匠師慶言於公匠師慶掌匠大夫御孫之

名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謂若湯武周公太公也遺後之人法使

也

也

也

無陷於惡其為後世昭前之令聞也為猶使也使長監於世

監觀觀世成敗以為戒也故能攝固不解以久攝持也今先君儉而君侈先君

桓公也令德替矣替減也公曰吾屬欲美之屬適也適欲自美之非先君意也對曰

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已矣已止也公弗聽

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覲用幣宗婦同宗大夫之婦也覲見夫

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宗人宗伯也夏父氏也展名也宗伯主男女贊幣之禮故故事也公曰君

作故言君所作則為故事也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則亦書其逆

也臣從有司懼逆之書於後也故不敢不告從有司言備位隨從有司

從行也夫婦贊不過棗栗以告虔也棗取蚤起栗取敬栗虔也曲禮曰婦人之贊脯脩棗栗

男則玉帛禽鳥以章物也謂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

士執雉庶人執鴛工商執雞也章明尊卑異物也今婦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

國之大節也不可無也公弗聽

魯饑臧文仲言於莊公魯饑在莊公二十八年文仲魯卿臧哀伯之孫伯氏瓶之子臧孫辰也曰夫為

四鄰之援援所攀援以為助也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

誓申重也固國之艱急是為艱難也是為為難急也鑄名器名器鐘鼎也藏

寶財寶財玉帛也固民之殄病是待殄絕也病餓也今國病矣君盍以

名器請糴于齊盍何不也市穀曰糴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

出告糴古之制也告請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

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選事自選擇於職事也

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夷平也居官者當事不避難

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無相違恨者也今我不如齊非

急病也在上不卹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

與王磬如齊告糴糴圭裸也圭長尺二寸曰天災流行戾于弊

邑饑謹荐降民言羸幾卒羸病也幾近也卒盡也大懼之周公

太公之命祀賈唐二君云周公為太宰太公為太師皆掌命諸侯之國所當祀也或云命祀二公也昭謂傳曰衛成公祀夏后相甯武子曰不

職貢如此賈唐得之矣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戾罪也不腆先君

之幣器腆厚也敢告滯積以紓執事滯久也紓緩也執事齊有司也穀久積則將朽敗執事所

以救弊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

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食而賴之辟君也賴蒙也

齊孝公來伐魯天曰神地曰祇百辟謂百君卿士有益於民者也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臧文仲欲以辭告欲以文辭告謝齊也病焉病不能為辭也問於展禽展禽魯大夫展

惠也字對曰獲聞之處大教小處小事大所以禦亂也

不聞以辭獲展禽之名也禦止也若為小而崇以怒大國崇高也謂自高也使

加已亂亂在前矣亂惡也辭其何益文仲曰國急矣百

物唯其可者將無不趨也百物之中可用行賂將無不趨言無所愛也願以子之辭

行賂焉其可賂乎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乙喜魯大夫展喜也

犒勞也以膏沐為禮欲以義服齊明不以賂免之也曰寡君不佞佞才也不能事疆場之司司主也齊

使君盛怒以暴露於弊邑之野敢犒輿師輿眾也齊

侯見使者曰魯國恐乎使者乙喜也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公

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懸磬言魯府藏空虛如懸磬也野無青草旱甚也

對曰恃二先君之所職業昔者成王命我先君周

公及齊先君太公曰女股肱周室以夾輔先王先王武王也賜

女土地質之以犧牲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質信也謂使之盟以信其約也君今

故言何

國四

來討斃弁邑之罪其亦使聽從而釋之釋置也必不泯其社稷

也泯滅也豈其貪壤地而棄先王之命其何以鎮撫諸侯

恃此以不恐齊侯乃許為平而還平和也

溫之會溫之會晉文公討不服也魯僖二十八年也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成公恃楚而不

事晉又殺弟叔武其臣元咺訴之晉故文公執之事見周語中也使鑿鴆之不死鴆鳥也一名運日其羽有毒

侯使鑿行鴆衛侯密會前貨鑿薄其鴆而不死在魯僖三十年也殺巫亦不誅不誅鑿者諱以行毒也臧文仲言於

僖公僖公莊公之子僖公申也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

隱乃諱也隱謂也大刑用甲兵賈侍中云謂諸夏不式王命以六師移之昭謂甲兵謂臣有大逆則被甲聚兵而誅之

若今陳其次用斧鉞斧鉞軍戮書曰後至者斬中刑用刀鋸割削用刀斷截用鋸亦有刀斷故周

語曰兵在其頸其次用鑽笮鑽笮刑也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鞭官刑也

扑教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謂甲兵斧鉞也小者致之市朝刀鋸以下也其死刑大夫以上屍

諸朝士以下屍諸市五刑三次是無隱也五刑甲兵斧鉞刀鋸鑽鑿笮鞭今晉人

鴆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使者鑿術也諱而惡殺之也諱殺衛侯

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班次也恤憂也

言位次同者當相憂也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訓教也教相救恤也君

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動發晉侯之志也夫晉新

得諸侯新為伯也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惡亦不可

可惡魯也公說行玉二十穀乃免衛侯雙玉曰穀傳曰納玉於王及晉侯皆十穀王許之自是

晉聘於魯曾加於諸侯一等貴其義也爵同厚其好貨爵與魯同

者特厚其好貨也衛侯聞其臧文仲之為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

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言臣不外交也

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解削也晉文公誅無禮曹人不服伐而執其君削其地也以分諸侯事在魯僖三十

一年取 儂公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 重魯地館候館也周禮

館人告曰晉始伯而欲固諸侯 人守館之隸也固猶安也 故解有罪之地

以分諸侯 有罪謂不禮文公觀辭骨也 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

先晉不以固班 班次也 亦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魯

之班長而又先 長猶尊先也 諸侯其誰望之 誰敢望與魯為比也 若少安

恐無及也從之獲地於諸侯為多反既復命為之請曰

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

章明也 惡有釁雖貴罰也 釁非也 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

辟開也 請賞之乃出而爵之 出出之於隸也爵爵為大夫也

海鳥曰爰居止於魚魯東門之外三日 爰居雜縣也東門城東門也 臧文仲

使國人祭之 文仲不知以為神也 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 越透也言其透罔不知政

要也 夫祀國之大節也 節制也 而節政之所成也 言節所以成政也 故慎

制祀以為國典 典法也 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 加益也謂以祭鳥益國法

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 謂五帝也 以死勤事

則祀之 殷冥水死周棄山死是也 以勞定國則祀之 虞幕夏杼殷上甲微周高圉大王也 能禦大

災則祀之 夏禹是也 能扞大患則祀之 殷湯周武是也 非是族也不在

祀典 族類也 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 烈山氏炎帝之號也起於烈山禮祭法以烈山為厲山也 其

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 柱為后稷自夏以上祀之草實曰蔬 夏之興也周棄繼之

故祀以為稷 夏之興謂禹也棄能繼柱之功自商已來祀也 共工氏之伯九有也 共工氏伯者名戲

農之間有城 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 其子共工之裔子句龍也佐黃帝為土官九土九州之土也后君也使君土官故

曰后 故祀以為社 社后土之神也 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 黃

少典之裔子帝軒轅也命名也 顓頊能修之 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帝高陽也能修黃帝之功 帝嚳能序

三辰以固民固安也帝嚳黃帝之曾孫玄囑之孫蟜極之子帝高辛也堯

能單均刑法以儀民堯帝嚳之庶子陶唐氏放舜勤民事而

野死舜顓頊之後六世有虞帝重華也鯀鄆洪水而殛死殛誅也鯀

其官而水死冥契後六世孫根圍之子也為夏湯以寬治民而除其

邪湯冥後九世主癸之子為夏諸侯以稷勤百穀而山死稷周棄也勤

文王以文昭文王演易又有文德武王去民之穢穢謂故

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賈侍中云有虞

為二王後故有郊禘宗祖之禮也昭謂此上四者謂祭天以配食也祭昊天於圓丘

曰禘祭五帝於明堂曰祖宗祭上帝於南郊曰郊有虞氏出自黃帝顓頊之後故禘黃

帝而祖顓頊舜受禪於堯故郊堯禮祭法有虞氏郊嚳而宗

堯與此異者舜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也夏后氏禘

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虞夏俱黃帝顓頊之後故禘祖

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舜當為嚳字之誤也禮祭

周人禘嚳而郊稷嚳稷之父稷祖文王而宗武

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幕舜後虞思也為夏諸侯帥

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杼禹後七世少康之上甲微能

帥契者也商人報焉世湯之先也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

周人報焉高圉后稷後十世公非之子也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

國之典祀也典法加之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

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明質質信也以其言德於民而及天

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殖長也五行五

祀金木水火土

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謂九州之中名山川澤也非是不在祀

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智

矣夫仁者講功講論也仁者心平故可論功也而智者處物處名也無功而祀

之非仁也鳥無功也不知而不能問非智也今茲海其有災乎

夫廣川之鳥獸恒知避其災也且歲也海多大風冬

煖煖爰居之所避也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柳下季字也曰信吾過也季

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策策簡書也三策三卿卿一

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文公魯僖公之子文公興也弛毀也孟文子魯大夫公孫敖之子伯穀也宅有司所居也公欲毀之以益

宮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寬者於外寬地以利子也對曰夫位政

之建也建立也位謂爵也言爵所以立政事也署位之表也署者位之表識也車服表之章

也車服貴賤有等所以自章別也宅章之次也有章服者之次舍也祿之食也居次舍之所食也

君議五者以建政為不易之故也五謂位署服宅祿也有其位則治君議五者以立政事為不可改易也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

易而次為寬利下而女也為欲寬利女也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言朝

夕者不宜遠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為利故而易其次先

父祖之官也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言臣不守先臣之職而欲寬利則是辱命之臣也若罪也

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納歸也祿田邑也違去也若臣有罪則請歸祿與車服而去其官也唯里人

所命次里人里宰也有罪去位則當受舍於里宰公弗取臧文仲聞之曰子孟孫善守

矣善守善守職也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穆伯文子之父公孫敖也淫乎莒

出奔而死於齊今文子守官不失禮故可以掩蓋其父之惡守其後嗣也

公欲弛卻斂子之宅亦如之公文公也卻斂子魯大夫卻斂伯之後方孫斂伯同也亦如之者亦謂之欲利子

於外之寬也對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言先臣惠伯受命於司里居此宅也嘗禘蒸

於外之寬也

享之所致君胙者有數矣

秋祭曰嘗夏祭曰禘冬祭曰蒸春祭曰享

謂之致胙昭謂此私祭而致肉非所宜以為辭也致君之胙者謂君祭祀賜胙臣下掌致之也有數有世數也

出入受事之幣以

致君命者亦有數矣

出入謂受使出境入國奉聘幣以今命臣

更次於外

次舍也外

為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乎

有司以位次命職事於臣臣

請從司徒以班徒次公亦不取

政比夫家眾寡之官也敬子自以有

夏父弗忌為宗

弗忌魯大夫夏父展之後也

蒸將躋僖公

此魯文公三年喪畢禘祭先君於太廟并羣廟之主序昭穆之時也經曰八月丁卯

大事于太廟躋僖公是也僖閔之兄繼閔而立凡祭祀秋曰嘗冬曰蒸此八月而言

之主皆并合食于太祖躋僖公

宗有司曰非昭穆也

宗有司宗官司

逆祀也逆祀者先禰而後祖也

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

為穆何常之有

昭明也明

有司曰夫宗廟之有

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

長幼先後也等夫

祀昭孝也

昭明也明

各致齋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

故工史書世

工瞽師官也史大史也世次先

宗祝書昭穆

宗伯祝太

禮祝掌

猶恐其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

以僖為明而升之

自玄王以

及主癸莫若湯

癸湯父也

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

稷棄也王季

商周之蒸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為不踰也

不使相魯未

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展禽曰

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

焉

未有明

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

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

二易神之班

犯人道二

訓民能無殃乎侍者曰若有殃焉在抑刑戮也其天

札也不終曰夭疫死曰札唐云未名曰夭失之矣曰未可知也若血氣強固將壽寵

得沒壽寵老壽而係雖壽而沒不為無殃必以殃終之也既其葬

也焚煙徹于上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徹達也

莒太子僕弒紀公紀公生僕及季佗既立僕又愛季佗而黜僕僕故弒紀公也以其寶來奔寶

也來奔奔魯也或有魯字非也此魯語不當言其魯也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宣公文公之子宣公

倭也命告也僕人官名文子魯正卿季孫行父也曰夫莒太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以

其寶來其愛我甚矣憚難為我予之邑今日必授無

逆命矣授予里革遇之而更其書里革魯太史也遇僕人見公書以太子殺父大逆故

更曰夫莒太子殺其君而竊其寶來不識窮固又求自

適固廢也為我流之於夷夷東夷也今日必遁無逆命矣今日必遁疾

通之明日有司復命有司司寇復反也文子得書使司寇出之境明日反命於公也公詰之詰問僕人

命意僕人以里革對對以里革所更也公執之執里革也曰違君命者女

亦聞之乎對曰臣以死奮筆奚啻其聞之也言所以觸死奮筆而更公命書

者不欲傷君德耳奚何也何啻言所聞非一也臣聞之曰毀則者為賊則法掩賊者

為藏掩匿竊寶者為宄謂在內為宄謂以子盜父也用宄之財者為姦財

使君為藏女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亦不可不

殺也公曰寡人實負非子之罪乃舍之

宣公夏濫於泗淵濫漬也清罟於泗水之淵以取魚也泗在魯城北也又曰南門里革斷其罟而

棄之罟網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降下也寒氣初下謂季冬建丑之月大寒之後也土蟄發謂孟春

建寅之月蟄始震也月令孟春蟄始震魚上冰獺祭魚也水虞於是乎講眾罟罾取名魚登川

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助宣氣也水虞漁師也嘗川澤之禁令講習也眾漁網罟

筍也名魚大魚也川禽鱉龜蜃之屬諸之也是時陽氣起魚陟負冰故令國鳥獸

人取之所以助宣氣也月令季冬始漁乃嘗魚先薦寢廟唐云孟春誤矣鳥獸

孕水虫成謂春時也獸虞掌鳥獸之禁於是乎林示罝羅獵魚鼈龜以

為夏犒獸虞掌鳥獸之禁於是乎林示罝羅獵魚鼈龜以助生

阜也阜長也鳥獸方孕故鳥獸成水虫孕水虞於是禁罝羅

麗設罝羅罝當作罝麗小網也罝陷也罝柞格所以誤獸也謂立以實廟

庖畜功用也以獸實宗廟庖廚也而長魚且夫山不槎薛槎斫也以

澤不伐天中木未魚禁鯤鯨魚子也鯨獸長麇麇鹿子曰

麇子曰鳥翼翼成也生哺曰蟲舍舍蚘蚘蟻子也可以為醢蟪陶也可以食舍不取也

蕃庶物也古之訓也蕃息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

罝罝罝罝無藝也別別於雄而懷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往

我不亦善乎是良罝也為我得法良善使有司藏之使

吾無忘詗言見此罝則不忘里師存侍師樂師曰藏罝不如實

里革於側之不忘也實置

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子叔聲伯魯大夫宣公弟叔肝之子公孫朋女齊

子於晉晉人執之卻犍之妻聲伯之外妹也故魯卻犍欲予之邑弗受也卻犍

成公使聲伯如晉謝且請之在魯成十六年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欲

伯故欲為請邑以子也鮑國鮑叔牙之友孫鮑文子對曰吾聞之

信讓耶抑知其不可乎鮑國鮑叔牙之友孫鮑文子對曰吾聞之

不厚其棟不能任重厚大也重莫如國棟莫如德言國至重

棟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任乃負其荷也兩其不存也亡

無日矣譬言之如疾余恐易焉疾疫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

多寵位下而欲上政位為下卿而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

也怨之所聚其君驕而多私君謂厲公也多勝敵而歸必立新

家勝敵敗楚也大夫稱家立新家立新家不因民不能去舊謂立所幸骨僮之屬為大夫也去舊謂立所幸骨僮之屬為大夫也

所惡不能去舊卿也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言郤氏多怨民所始伐也為怨三府可謂

多矣三謂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之邑

鮑國曰我信不若子若鮑氏有豐吾不圖矣豐兆也言鮑氏若有禍兆

吾不能預圖之今子圖遠以讓邑必常立矣

晉人殺厲公晉人晉欒書中行偃也邊人以告邊人疆場之司也成公在朝成公魯宣公之子成公黑

也肱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對里革曰君之過也

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君天也故其威大也失威而至於殺其過多矣不過

積不至於弑也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回

而棄民事回邪也民旁有慝無由省之慝惡也省察也益邪多矣

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陷墜也振救也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

至於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安用安用君也桀奔南巢南巢楊州

地巢伯之國今廬江巢縣是也紂踣于京踣斃也京殷京師也厲流于圻厲周厲王也圻魯晉地也幽滅于

戲幽幽王為西戎所殺戲戲山在西周也皆是術也術道也皆失威多過之道也夫君也者民之川

澤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為焉川澤者以君諭川澤

民諭魚也從之者魚從川之美惡以為肥瘠也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西米之馬仲孫它諫

仲孫它魯孟獻子之子子服它也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

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愛吝也華榮華也文子曰吾亦

願之願華修也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鹿麕而衣惡者猶多

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鹿麕衣惡而我美妾與馬

無乃非相人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以德榮顯者可以為國光華也不聞

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它之父仲孫蔑也獻子囚之七日因拘也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子服即它也八十縷為升馬餼不過狼莠餼秣也狼莠稷也莠草似稷無實也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國語卷第四

國語卷第五

魯語下

韋氏解

叔孫穆子聘於晉穆子魯卿叔孫得臣之子豹也晉悼公饗之以饗禮見也樂

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及至也悼公先為穆子作肆夏文王各三篇而不拜至鹿鳴之三篇乃後拜樂三也曰

侯使行人問焉行人官名掌賓客之禮傳曰韓獻子使行人子貞問焉曰子以君命鎮撫

弊邑鎮重也無安也不腆先君之禮以辱從者腆厚也稱從者謙也不腆之樂

以節之以樂節之也吾子舍其大而加禮於其細敢問何禮也

故貺使臣以大禮貺賜也夫先樂金奏肆夏大謂肆夏文王也細謂鹿鳴也對曰寡君使豹來繼先君之好君以諸侯之

所以饗食元侯也金奏以金奏樂也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此三夏曲也禮有九夏周禮鍾師掌以鍾鼓奏九夏元侯收伯也

鄭司農云九夏皆篇名頌之類也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也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

見之樂也

文王大明繇大雅之首文王之三也三篇皆美文王武王有聖德天

德於天下故兩君相見得以為樂也

比日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

臣以為肄

業及之故不敢拜肄習也以為樂人自習修其業而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簫

詠歌及鹿鳴之三

伶人樂官也簫樂器編管為之言樂人以簫作此三篇之聲與歌者相應也詩云簫管備舉君之所

以貺使臣臣敢不拜貺

貺賜也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

也敢不拜嘉

嘉善也鹿鳴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是為嘉善先君之好也四牡君之

臣之勤也敢不拜章

四牡君勞使臣之樂也章著也言臣奉命勞勤於外述叙其情以歌樂之所以著其勤勞也皇

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也皇皇猶煌煌也懷私為每懷靡無

也言臣奉使當榮顯於君如華之色煌煌然既受命當思在公無懷其私於事將無所及也

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

不拜教

此六者皆君之所以教臣也訪問於善為咨忠信為周言諏謀度詢必常諮之於忠信之人也臣聞之曰和為每

懷

後鄭司農云和當為私咨才為諏才當為事傳曰咨事為謀事當為難傳曰咨難為謀

咨義為度

咨禮義為度度亦謀也咨親為詢詢親戚之謀也忠信為周言當諮之於忠

信之人詩云周爰諮謀

君貺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六德謂諏也謀也度也詢也咨也周也

季武子為三軍

為作也武子魯卿季文子之子季孫夙也周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魯伯禽之封舊有三軍其後削弱三軍而已武子欲

專公室故益中軍以為三軍各征其一事在魯襄十二年

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

以征不德

師謂六軍之眾也公謂諸侯為王卿士者也周禮將軍皆命卿元

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

元侯大國之君師三軍之眾也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承天子謂從王師征不義也孔子曰天

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袂負元侯諸侯謂次國之君有卿有

命卿也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無軍無三軍也若元侯有事則令卿帥其所教武衛之士以佐元侯禮所謂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謂以賦出軍從征伐也替佐也

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

無卿無命卿也王制曰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也帥賦以從諸侯

賦國中出兵車甲士以從大國諸侯也

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女媿征正也媿惡也今我小侯

也言小侯者削弱之日久也處大國之間大國齊楚也繕貢賦以共從者猶懼

有討猶懼以不給見誅討也若為元侯之所元侯所謂作三軍以怒大國無乃

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言中者明已自有上下軍也自是齊楚代討於

魯代更襄昭比皆如楚也襄昭公也昭昭公也如楚朝事楚

諸侯伐秦及涇莫濟及至也涇水名也濟渡也魯襄十一年晉悼公伐鄭秦人伐晉以救鄭十四年晉使六卿帥諸侯之大夫

及涇而止於秦何益何益於伐秦之事也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

葉矣不知其他業事也匏有苦葉詩鄙風篇名也其詩曰匏有苦葉叔

向退召舟虞與司馬舟虞掌舟司馬掌兵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

而已材若裁也不裁於人不可食也共濟而已佩匏可以渡水也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

矣詩以言志也具舟除隧不共有法隧道也共具也舟虞具舟司馬除道法刑也是行也魯

人以莒人先濟諸侯從之諸侯諸侯之大夫也以用也能東西之曰以

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襄公魯成公之子襄公午也如楚者以宋之盟朝于楚也漢水名康王

楚恭王之子康王昭也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非為一人也叔仲昭伯魯大夫仲

也一人謂康王也為其名與其眾也名謂為大國有盟主之名也眾略地多兵田眾也今王死其

名未改其眾未敗何為還諸大夫皆欲還子服惠伯

曰不知所為姑從君乎惠伯魯大夫仲孫他之子子服椒也姑且也叔仲曰子之來也

非欲安身也為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遠而聽於楚憚難

也非義楚也畏其名與眾也義楚非以楚有義而往也夫義人者固慶

其喜而弔其憂况畏而服焉慶猶賀也喜猶福也聞畏而往聞喪

而還苟芊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芊楚姓也嗣嗣世也任當也誰當代之當喪為主者乎言必

自當之故不可往弔也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改執政令尹司馬也改易也子為先君

來死而去之其誰曰不如先君言我為楚先君故來聞死而去之後嗣臣子誰肯自謂我德不如先君者

也將為喪舉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舉動也如在國聞楚有喪將為之舉動而往況已

至漢聞喪而還其誰言魯不輕侮也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由已貳任當也由從也言楚臣方

事其君當其政其誰肯從已時而使諸侯有攜貳者也求說其侮而亟於前之人其讎不滋

大乎說猶除也滋益也亟疾也言楚君臣求除其說侮不懦執政不貳帥輕侮已者將急疾於前之人此讎不益大乎

大讎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懦弱也憚難也言楚人欲除其侮慢之恥不懦弱其執政之臣無二心以楚大讎為魯

作難其誰能待若從君而走患則不如違君以避難走之且夫

君子計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

之備則可也還也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行反及方城

聞季武子龍衣方城楚北山也下魯邑也公欲還出楚師以伐

魯伐季氏也言魯者季氏專魯國也榮成伯曰不可成伯魯大夫聲伯之子也名樂君之於臣其

威大矣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暱之暱親也若

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夙之取取也必用命焉守

必固矣夙武子名也言夙取卞時魯人不違夙從之是為聽用其命必同心而守故言固矣若楚之克魯克勝也諸

姬不獲闕焉而况君乎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夷

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君其子君也無亦也

同類同姓也攘却也言楚亦將自置其同姓於魯以取天下不與君也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

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子之子之以卞子武子也夙之事君也不敢

不悛悛改也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庸用也言公欲伐魯若大醉而怒今止者醒而喜用何傷乎

君其入也乃歸

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冶逆季冶魯大夫季氏之族子治也逆迎也追而

子之壘書壘印也古者大夫之印亦稱壘壘書印封書也以告曰卞人將畔臣討之

既得之矣此禮書之辭也公未言榮成子曰恐公怒故先言也子股肱魯

國社稷之事子實制之唯子所利何必下利猶便也下有罪

而子征之子之隸也又何謁焉謁告也子治歸致祿而不

出致歸也歸祿還采邑也曰使子欺君謂子能也欺謂壘書言下人將畔也能賢能

能而欺其君敢享其祿而立其朝乎享食也不

號之會諸侯之大夫尋宋之盟也在魯昭元年楚公子圍二人執戈先焉楚公子圍恭王之庶

子子靈王熊虔也時為令尹先謂使二人執戈在前道也蔡公孫歸生與鄭罕虎見叔孫穆

子歸生蔡大師子朝之子子家也罕虎鄭大夫子罕之孫子辰之子子皮也穆子魯卿叔孫豹也穆子曰楚公子甚美

不大夫矣美謂服飾盛也抑君也似君也鄭子皮曰有執戈之前吾

感之惑疑也蔡子家曰楚大國也公子圍其令尹也有執

戈之前不亦可乎穆子曰不然天子有虎賁習武訓

也訓教也魯先後焉趨以卒伍舍則守王開王在國則守宮門所以習武教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禦禁也

執戈盾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所以備非常禁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貳副也承奉也士有

陪乘告奔走也陪猶重也奔走使令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

心矣有篡國心也若無其心而敢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乎將不

入矣若不見討必為篡不復入為大夫也夫服心之文也言心所好身必服之如龜焉灼其中

必文於外若楚公子不為君必死不合諸侯矣不復為大夫以會諸侯

公子圍反殺邾敖而代之邾敖楚康王之子庶孽有疾圍繼而殺之葬之于邾諸侯謂之邾敖

號之會諸侯之大夫尋盟未退尋宋之盟也季武子伐莒取鄆

鄆莒邑也莒人告于會楚人將以叔孫穆子為戮楚人令尹圍也以魯背盟取鄆故

晉樂王鮒求貨於穆子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也曰吾為子請於楚

穆子不予梁其經謂穆子曰有貨以衛身也出化貨而

可以免子何愛焉

梁其蹇穆子家臣也衛營也

穆子曰非女所知也承君

命以會大事

大事盟也

而國有罪我以貨私免是我會吾私

也苟如是則又可以出貨而成私欲乎

苟誠也誠復有如此事者即當復以財貨求免而成

私欲私欲成則公義廢也

雖可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何夫必將或循

之曰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

必將有循微我者言諸侯之卿嘗有以貨私免者也

則我求

安身而為諸侯法矣

貨免之法也

君子是以患作患作患所作不作得衷以亂事也

而不衷將或道之

衷中

是昭其不衷也余非愛貨惡不

衷也

欲殺身以成義不欲求生以害道也

且罪非我之由由武子也為戮何害

何害於義也

楚人乃赦之穆子歸武子勞之日中不出

日中早至日中也穆子怨其背盟伐莒

故不出其人曰可以出矣

其人穆子家臣魯也

穆子曰吾不難為戮養

吾棟也

武子政卿也是為國棟言已為戮魯誅盡矣故曰養吾棟也

夫棟折而壞崩吾懼壓

焉壓筆也言季氏亡則叔孫氏亦必亡也

故曰雖死於外而庇宗於內可也

庇覆也

今既免大恥而不忍小忿可以為能乎乃出見之

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向辭昭公弗與盟

晉昭公晉平公之子昭公夷也魯昭十年季

平子伐莒取鄭莒人愬之於晉昭十三年晉將討魯會于平丘使叔向辭魯昭公不與之盟也

子服惠伯曰晉信蠻

夷而棄兄弟

蠻夷莒人兄弟魯也

其執政貳也

執政之臣有二心於莒而助之也

貳心必

失諸侯豈唯魯然言不獨失魯也夫失其政者必毒於人魯

懼及焉必加毒於人也

不可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

從至晉謝也

季平

子曰然則意如何

平子季武子之孫悼子之子意如也時為上卿

若我往晉必患我

誰為之貳

患謂見執若如也貳副也

子服惠伯曰椒既言之矣敢逃難

乎椒請從

椒惠伯名也

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

晉政卿韓獻子之子起也

曰夫盟血信之要也

要猶結也

晉為盟主是主信也若

盟而棄魯侯信抑闕矣闕缺也昔欒氏之亂齊人聞

晉之禍伐取朝歌間候也欒氏晉大夫欒盈也獲罪奔楚自楚奔齊魯襄二十三年齊莊公納盈不克秋伐晉取朝歌朝歌

晉邑也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發帥敝賦賦兵也

躋跂畢行無有處人躋跂躋也以從軍吏次於雍渝次舍也雍渝晉

地與邯鄲勝擊齊之左邯鄲勝晉大夫趙旃之子須子勝也食采邯鄲左左軍也掎止晏菜

焉從後曰掎止獲也晏菜齊大夫也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非以求遠功也

魯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密比也迹近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

國極至也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

魯國乎益謂得晉之力助也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於君

者將安勸矣若棄魯而苟固諸侯羣臣敢憚戮乎

諸侯之事晉者魯為勉矣若以蠻夷之故棄之其無

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

從也共敬也宣子說乃歸平子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桓子魯政卿季平子之子斯也或云得土如瓦

缶中有土羊也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獲羊而言狗者以孔子博物測之也

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蜺蝮蚺木石謂山

也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音驪或作猱富陽有之人面猴身能言或云獨足蝮蚺山精倣人聲而迷惑人也

土之恠曰犢羊龍神獸也非常常見故曰恠或曰罔象食人一名休腫唐去犢羊雌雄不成者也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康子魯政卿季悼子之孫桓子之子季孫肥也文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孫公父穆

伯之子公父歎也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大夫稱主妻亦如穆伯之妻敬姜也對曰吾能

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覲得一

也對曰吾聞之先姑夫之母曰姑死曰先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繼能勞

卑勞貴而不驕也有繼子孫不廢也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

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禮也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敬叔魯大夫孟僖子之子懿子之弟南宮說也以露睹父為

客睹父魯大夫也客上客也禮飲尊一人以為客也羞敝龜焉羞進也睹父怒怒也相延食

敝龜延進也眾賓相進以食敝龜也辭曰將使敝龜長而後食之遂出此睹父辭也

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先子先舅也曰祭養尸饗

養上賓言祭祀之禮尊養尸饗宴之禮養上賓也敝龜於何有於何有猶何禮有敝龜也而使夫人

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夫人辭而復之辭請也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如之也康子在其朝自其外朝也與之言

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入康子之家也康子辭於朝而入

見辭其家臣入見敬姜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得無有罪也曰子弗聞

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言與百官考合民事於外朝也合神事於

內朝神事祭祀也內朝在路門內也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外朝君之公朝也合家

事於內朝家大夫內朝家朝也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

寢門正室之門也上下天子已下也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

庀季氏之政焉庀治也皆非吾所敢言也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

主猶績言家有寵不當績也懼忤季孫之怨也季孫康子也位尊又為大宗也其以歎

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

未之聞耶僮童蒙不達也言已居官而未聞道也居吾語女居坐也昔聖王之處民

也擇瘠土而處之瘠確也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瘠土利薄

又勞而用之使不淫逸不淫逸則向義故長王天下也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民勞於事則思儉約故善心生

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

也沃肥美也不材器能少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善心生故是故天

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也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示有尊

也識知也地德所以廣生昭謂禮玉藻天子玄冕以朝日冕服之下則大采非袞職

也周禮王者摺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則大采謂此也言天子與公卿因朝

日以修陽政而習地德因夕月以理陰教而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

糾天刑日照晝月照夜各因其照以修其事

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宣徧也序次也三君去師尹大夫官也掌

國相也皆百官政事之所及也

刑夕月以秋分糾恭也虔敬也刑法也或云少采黼衣也昭謂朝日以五采則夕

刑月其三采也載天文也司天文謂馮相保章氏與大史相儷偶也因夕月而恭

敬觀天法考行日入監皿九御使潔奉禘郊之采盛監視也九

度以知妖祥也

官主采盛而後即安即就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命令也

書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刑法也夜儆百工使無愒

淫而後即安也儆戒也工官也

其庶政夕序其業也序次也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也庀治士

朝受業朝也書而講貫也貫習也夕而習復也復覆也

過無憾而後即安憾恨也凡此皆先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

休無日以怠也晦真也王后親織方統謂統所以懸瑱當耳者也

之夫人加之以紘緹既織統復加之之紘緹也冕曰紘紘纓之無

為大帶卿之適妻曰內子大帶緇帶也命婦成祭服命婦大夫之妻也

加之以朝服列士元士也既成祭服又加之以朝服也朝自庶士以下皆

衣其夫庶士下士也社而賦事蒸而獻功社春分祭社也事農桑

也爾又在下位下位大夫也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處身

於作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上言愆則有辟故吾冀而朝夕

修我曰必無廢先人冀望也而女也修飾也爾今日胡不自安欲使我不

也絕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嗣也承奉也君官職無以避辟將見誅

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志識也季氏之婦不淫矣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祖父昆弟之妻也康子往

焉闔門與之言闔闔也門比日不踰闕闕限也皆二人也敬姜不

受徹俎不宴禮祭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不受敬姜宗不具不繹繹

也祭也唐尚書云祭之明日也昭謂天子諸侯曰繹以祭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

也繹不盡飫則退說曰飫宴安私飲也昭謂音飲坐曰宴言宗具則與繹

也繹也繹不盡飫則退繹畢而飲不盡飫禮而退恐有醉飽之失皆所以遠嫌

也仲尼聞之以為別於男女之禮矣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室妻也鄉食其宗老家臣稱老宗宗人

而為賦綠衣之三章綠衣詩邶風也其三章曰

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守龜卜人師亥聞之師

曰善哉男女之饗食不及宗臣賈侍中云男女之饗謂宴

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虞唐云不過宗人不與他姓議

微而昭矣不犯不犯禮也微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

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合成也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

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辰寸共

也

先者祀

辱自屈辱共奉先人之祀者也

請無瘠色

毀瘠之色也

無洵涕

無聲涕出為洵涕也

無拍膺

拍叩也膺背也

無真愛容有降服無加服

輕於禮為降重於禮為加從禮

而靜是昭吾子也

仲尼聞之曰女知莫若婦男知莫若

夫

言處女之智不如婦童男之智不如夫也

公父氏之婦智也夫

公父季氏之別也智也夫者凡婦人之情愛其子欲令妻妾思

慕而已今敬姜乃反割抑欲以明德此丈夫之智故曰智也夫

欲明其子之令德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暮哭文伯

哭謂既練之後哀至之哭也此父子之喪不相及練終

言之耳禮寡婦不夜哭遠情欲也

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

而無私上下有章

上下有章夫朝子暮也

吳伐越隋會稽

會稽山名墮壞也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越王勾踐棲于會稽吳圍而壞之在魯哀九年

獲骨

焉節專車

骨一節其長專車專檀也

吳子使來好聘

吳子夫差好聘修舊好也

且問之

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

發所齎幣於魯大夫次及仲尼也爵之飲之酒也

既徹俎而宴

獻酢禮畢徹俎而宴飲也

客執骨而

問

因折俎之骨執以問也

曰敢問骨何為大

凡骨何者為大

仲尼曰丘聞之昔

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

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為羣神之主故謂之神也

防風氏後至禹

殺而戮之

防風汪芒氏君之名也違命後至故禹殺之陳尸為戮也

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

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

者其守為神

山川之守主為山川設者也足以紀綱天下所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以利天下也

社稷之守者

為公侯

封國立社稷而今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

尼曰汪芒氏之君也

汪芒長狄之國名也守封嶠之山者也

封封山嶠嶠山今在吳郡永安

縣人為漆姓漆汪芒之

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狄

其國北遷為長狄也

今為大人

今孔子

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焦僥

氏長三尺短之至也

焦僥西南蠻之別也

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

其長尺有咫隼鷩鳥也楛木名砮鏃也以石為之八寸曰咫楛矢貫之陳惠公使人以

隼如仲尼之館問之惠公陳哀公之孫悼太子之子吳也館仲尼所舍也仲尼曰隼之來

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肅慎北夷之國故隼來遠矣傳曰肅慎燕其五吾北土也昔武王克

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九夷東夷九國也百蠻蠻有百邑也使各以其方賄來貢

方賄各以所居之方所出貨賄為貢也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

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

焉也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刻曰銘楛箭羽之間也以分大姬

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子也大姬武王元女胡公舜後古者分同

姓以珎玉展親也展重也王謂若夏后氏之璜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

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陳嬀姓也君若使有司求諸

故府其可得也故府舊府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櫝置也金以金帶其外也

如之如孔子之言也

齊閭丘來盟閭丘齊大夫閭丘明也初齊悼公在魯取季康子之妹及

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魯大夫子服惠伯之孫昭伯之子子服何也宰人吏人也陷猶過失也如有過失寧近於恭也

閔馬父笑景伯問之馬父魯大夫也對曰笑吾子之大也謂驕滿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

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邶為首正考父宋大夫孔子之先也名頌頌之美者也大師樂官之長掌教詩樂毛

詩序云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邶為首鄭司農去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故餘五耳其輯之

亂輯成也凡作篇章篇義既成撮其大要為亂辭詩者歌也所謂自古以節儉者也如今三節儉矣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曰自古

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恪敬也先王稱之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

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有作言先聖人行此恭敬之道久矣不敢言創之於己乃去受之於先古也

有作言先聖人行此恭敬之道久矣不敢言創之於己乃去受之於先古也

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此其不敢專也今吾子之戒吏人曰

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驕為滿恭為謙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

而為恭庇覆也恭王周昭王之孫穆王之子昭王南征而不反楚恭王能知

其過而為恭恭王楚莊王之子知其過者有疾召大夫曰不穀不德覆楚國

之今吾子之教官僚唐云同官曰僚昭謂此景伯之屬下僚耳非同官

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為失道尚為恭如其

季康子欲以田賦田賦以田出賦也賈侍中云田一井也周制十六井賦戎馬

使冉有訪諸仲尼冉有孔子弟子冉求也為

仲尼不對以其非制也私於冉有曰求來女不聞乎先王制

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制土制其肥磽以為差也籍田謂稅也以

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里

還田也砥平也平遠邇所差也周禮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

也謂商賈所居之區域也以入計其利入多少而量其財業有無任力以夫而

以為差也周禮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漆林之征二十而五也

議其老幼力謂繇役以夫家為數議其除也於是乎有鰥寡孤疾

又議其鰥寡孤疾而不役也疾廢疾也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去徵鰥寡孤疾之

之出則止不賦也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其歲

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籍田之法周公所制也若欲犯法則

苟而賦又何訪焉苟且也時康子不聽魯哀十二年春卒用田賦

國語卷第五

國語卷第六

齊語

韋氏解

桓公自莒反於齊

桓公齊太公之後僖公之子襄公之弟桓公小白也初襄公立其政無常鮑叔牙曰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

奔莒公孫無知殺襄公而立管夷吾邵忽奉公子糾奔魯齊人殺無知逆子糾于魯莊公不即遣而盟以要之齊大夫歸逆小白于莒莊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使鮑叔為宰鮑叔齊大夫如姓之後鮑叔牙也宰太宰也辭曰臣君之庸臣

也庸凡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

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其管夷

吾乎管夷吾齊卿姬姓之後敬仲也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

弗若也寬則得眾惠則足以使民柔安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柄謂本也忠

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

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軍門立於為軍門若

今牙門矣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鈞是以濱於死三

皆云濱近也管仲臣於子糾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子君

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宥赦也猶是言為桓公曰若何若何鮑

子對曰請諸魯是時桓公使鮑叔脅魯殺桓公曰施伯魯君之

謀臣也施伯魯大夫惠公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

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

之國欲以戮之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

諸魯如鮑叔之言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

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才冠天下所在之國則

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莊公

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授子齊莊公將殺管

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以親為戮欲得生自戮之以若不

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猶未得請生之於是

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之而退比至三豐三

浴之以香塗身曰桓公親逆之于郊逆迎也郊而與之坐而問

焉還國與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居高臺以田

狩畢弋田獵也狩圍守而取禽也畢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

唯女是崇崇高九妃六嬪唐尚書曰九妃三國之女以姪娣從也昭謂

制也姪娣之屬皆陳妾數百陳列食必梁米肉衣必文繡戎士

凍餒戎車待遊車之製戎士待陳妾之餘戎車兵車也

車也製優笑在前賢材在後優笑倡是以國家不日引引申

不月長長益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

為此若何也為治也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

遠績以成名周管子之先也績功也言昭王穆王雖有所闕猶能世法文王武王之典以成其功名也周語曰厲始革典言至厲王乃變

更文武之常典合羣叟比較民之有道者合會也叟老也比比方也按考合也謂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

設象以為民紀設象謂設教象之法於象魏也周禮正月之吉懸法於象魏使萬民觀焉挾日而敘之所以為民紀綱也式權

以相應式用也權平也治政用民使平均相應也比綴以度比比其眾寡也綴連也縛本肇

末縛等也肇正也謂先等其本以正其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糾收也班序顛

毛以為民紀統班次也序列也顛頂也毛髮也統猶經也言次列頂髮之白黑使長幼有等以為治民之經紀桓公曰

為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

伍其鄙參三也國郊以內也伍五也鄙郊以外也謂三分國都以為三軍五分其鄙以為五屬聖王謂若湯武也定民之居成

民之事謂使四民各居其職所也若工就官府農就田野所以成其事也陵為之終以為葬也而慎用其

六柄焉柄本也六柄生殺貧富貴賤也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

四民者勿使雜處四民謂士農工商雜處則其言唯其事易唯亂

貌易變也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

也使就閒燕士講學道藝者閒燕猶清淨也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

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萃集也閒燕則父

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

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物事也是故

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肅疾也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

大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

時言四時各有其宜也辨其功苦辨別也功罕也苦脆也權節其用權平也

沈之均也節節其大小輕重論比協材論擇也比其善惡也旦暮從事施於四

方施其物用於四方也以飭其子弟飭教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

於四方也

陳亦示也功成功也功善則有賞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

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

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羣萃萃而州處察其四時

四時所用者預資之也而監其鄉之資監視也資財也視其貴賤有無以知其市之賈

負任擔荷背曰負肩曰擔任抱也荷揭也服牛輶馬服謂牛服車也輶馬車也詩云曉彼牽牛不以服箱以周

四方周徧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南貴市取也鬻賣也旦暮

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賴贏也相陳以

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

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

商之子恒為商令夫農羣萃萃而州處察其四時四時樹藝

各有權節其用耒耜耨權平也平節其器用小大倨勾之宜也耨宜也權節其用耒耜耨

及寒擊草除田寒謂季冬大寒之時也草枯草也以待時耕時耕謂立春之後及耕

深耕而疾耨之以待時雨疾速也耨摩平也時雨至當種也時雨既至挾其

槍刈耨耨在掖曰挾槍耨也刈鎌也耨鉏也以旦暮從事於田野脫衣就

功首戴茅蒲身衣襍禛脫解也茅蒲笠也襍禛蓑屨衣也茅或作萌萌竹萌之皮所以為笠也以從

霑體塗足霑濡也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敏猶材也以從

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

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

故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暱近也其秀民之能為士

者必足賴也秀民民之秀出者也賴恃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掌民

之官也罪在五刑也有司已於事而竣已畢也竣退伏也桓公曰定人之居若何

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唐尚書云四民之所居也昭謂國國都城郭之域也唯士工商而已農不

在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二千家為一鄉二千家此管子制非周法也工商之鄉六工商各三也二者不從戎役也士鄉十五唐尚書云士與農共十

五鄉合三萬人是為三軍農野處而不五鄉昭謂此士軍士也十公帥五鄉焉五鄉萬人是謂國子國子高子皆齊上卿各帥五鄉為左右軍也

以為三官參三也案界也分國事以為三也臣立三宰三宰三卿也使掌羣臣也工立三族族屬也晉

趙盾為苑車之族上言工商之鄉六則各三也市立三鄉市商也商處市井故曰市也澤立三虞周禮有澤虞之官虞度也掌度

知川澤之大小及所生有者山立三衡周禮有山虞林衡之官衡平也掌平其政也桓公曰吾欲從事

於諸侯其可乎欲行伯道討不義也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

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百王之法也擇其善者而

業用之業猶創也遂滋民與無財遂育也滋長也貧無財者振業之而敬百姓

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

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

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周禮五人為伍而二百人為卒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

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

隱令可以寄政事戎事也隱匿也寄託也匿軍令託於國政若有征伐鄰國不知桓公曰為之若

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內政國政也因國政以寄軍令也桓公曰

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軌中一人為之長也十軌

為里里有司為立有司也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

有良人焉賈侍中云良人卿士也昭謂良人鄉大夫也以為軍令為軍掌令也五家為軌故

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居則為軌出則為伍所謂寄政也十軌為里故五十人

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小戎兵車也此有司之所乘故曰小戎詩云戎

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

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

帥之五鄉每一軍有五鄉也鄉帥鄉也萬人為軍三軍故有中軍之鼓

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春田曰蒐振旅也旅

蒐田旅遂以蒐田秋以獮治兵秋田曰獮周禮仲秋是故卒伍整於里軍

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遷徙猶伍之人祭祀同

福死喪同恤恤憂也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疇世

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見

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致死以相救居同樂行同和死同

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

行於天下方當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屏猶天下大國之

君莫之能禦禦當也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鄉長鄉大夫也復白也周禮正月之吉鄉君

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惠

質仁惠解瞭也質性也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

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竣退也桓公又問焉曰

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脛本曰股肱臂也

無拳無勇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

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

不長悌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上君有則以告

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比阿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

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

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官長也期年也伐功也書其所掌在官有功者以告且選

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復白也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

德休美也惟慎端慤以待時使民以勸綏謗言待時動不違時也綏

也足以補官之不善政謂前有闕者也桓公召而與之語此言相其

質些量也相視也足以比成事比輔也足以輔其官成其事誠可立而授之言可立以為大官而授之

也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患難也疚病也豫設以國家之患難問之不病不能也退問

之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問其鄉本其行能也厲惡也并以為上

鄉之贊贊佐也謂之三選三選鄉長所進官長所選公所皆相國子高子退而

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

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

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鄉里以齒長幼不相踰也朝不

越爵賢不肖之爵不相越也罷士無伍罷病也無作曰病無伍無與為伍也周禮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罷能女

無家夫稱家也夫是故民皆勉為善與其為善於鄉也不

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也不如為善於家求其事行也是

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

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言參其國而伍其鄙內政既備故復問伍鄙之事

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相視也衰老也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以老征賦之輕重也移徙

也政不旅舊則民不偷舊曰君之故舊也偷苟且也不以故人為師旅則民之相與不苛且也孔子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時謂衡虞之官林令各順其時則民之心不苟得也陵阜陸瑾

井田疇均則民不憾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瑾溝上之道也九夫為井井間有溝穀地曰田麻地曰疇均平也憾恨也無

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略奪也桓公曰

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

制野鄙之政也此以下與郊內之制異也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

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

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五屬四十萬家也立五正正長也各使聽

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正五正也聽大夫之治也牧政聽縣牧五屬大夫也聽縣

帥之下政聽鄉下政縣帥也聽鄉帥之治也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

而不聽治者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謫之

謫謹責也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則政不治

治理也一再則宥宥寬也三則不赦桓公又親問焉曰於子之

屬有居處為義我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

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

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

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

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

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悌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

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

於事而竣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

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

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

也政既成矣以守則固以征則彊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

國未吾親也君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鄰國親足以為

援不然將為己害難以遠征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

地審正也反還也侵地齊侵取鄰國之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積土為封資資財也而重為之

皮敝巾以驟聘眺於諸侯眺視也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

我矣為遊士八十人州十人齊居一州爾雅曰齊曰營州也奉之以車馬衣裘多

其資幣使周遊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

好使民彌南之四方玩好人所玩弄而好也彌南貴也以監其上下之所好

監視也觀其所好則知其奢儉上下君臣也玩好物貴則其國奢賤則其國儉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

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

若何甲鎧也兵弓矢之屬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諸之也移之甲兵謂輕其過使

以甲兵贖其罪也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

一戟重罪死刑也犀犀皮可用為甲也戟車戟也秘長丈六尺輕罪贖以鞮盾輕罪劓刑之屬鞮盾綴

革有文如績小罪適以金分小罪不入於五刑者以金贖有分兩之老今之罰金是也書曰金作贖刑宥閒罪宥赦

也閒罪刑罰之疑者書曰五刑之疑有赦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索求

也求訟者之情也三禁禁之三日使審實其辭也而不可上下者辭定不可移也坐成獄訟之坐已成也十二矢為束訟者坐成以束矢入於朝乃聽其訟兩人訟一人

入矢一人不入則曲曲則服入兩矢乃治之矢取往而不反也周禮以兩造禁人訟人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也美金以鑄劍戟鑄治

試諸狗馬狗馬難為利也惡金以鑄鉏夷斤斲惡鹿麕也夷平也夷所以斲草平地斤形似鉏而

小斲斲也試諸壤土甲兵大足

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主主人共用軍也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

其侵地棠潛棠潛魯之二邑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賈侍中云

海海濱也有蔽言可依蔽也渠弭禪海也水中可居者曰渚昭謂有此乃可以為主人軍必依險阻者也環山於有牢環繞也牢

牛羊豕也言雖山險皆有牢牧也一曰牢固也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管子對曰以衛

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衛之四邑使海於有蔽

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

子對曰以燕為主燕今廣陽也反其侵地柴夫吠狗燕之二邑使海於

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侵地

正其封疆地南至於餽陰餽陰地名齊南界也西至于濟北至于河

東至于紀鄆紀故紀侯之國鄆紀季之邑已入於齊也有革車八百乘賈侍中云一國之賦八百

乘也乘七十二人凡甲士六萬人昭謂此周制耳齊法以五十人為小戎車八百乘當有四萬人又上管仲制齊為三軍軍萬人又曰君有是士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也而車數多者其副貳陪從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

之車也或云八當為六

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

萊今東萊也莒琅邪縣也徐夷徐州之夷也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

汝踰方城望汶山濟渡也汶水也方城楚北之阨塞也謂師至于陘時也在魯僖四年汶山楚山也使貢絲於

周而反荊州諸侯莫敢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山戎今之鮮卑以其病燕故伐

之荊令支斬孤竹而南歸二國山戎之與也荆擊手也斬伐也令支今為縣屬遼西孤竹之城存焉海濱

諸侯莫敢不來服海濱海北涯也與諸侯飭牲為載以約誓于上

下庶神飭牲陳其牲為載書加于牲而已不歃血與諸侯戮力同心戮并也西征攘白狄

之地攘却也白狄赤狄之別也至於西河西河白狄之西也方舟設泐乘桴濟河併方

也編木曰泐小泐曰桴濟渡也至于石枕石枕晉地名懸車東馬踰太行與辟耳之

谿拘夏太行辟耳山名也拘夏辟耳之谿也三者皆山險谿谷故懸鈎其車備束其馬以渡西服流沙西吳流沙西吳

雍州南城於周城王城也周襄王庶弟子帶作亂與戎伐襄王焚其東門不克桓公使仲孫湫徵諸侯成周而城之在魯僖十三年

反胙于絳說云胙賜也謂天子致祭胙賞以大輅龍旂桓公於絳辭之天子復使宰孔致之賈侍中云反復也胙位也絳晉國都也晉獻公卒

奚齊卓子死國絕無嗣晉侯失其胙位桓公以諸侯討晉至高梁使隰朋帥師立公子夷吾復之於絳是為惠公事在魯僖九年昭謂人君即位謂之踐胙此言桓公城

周尊事天子又討晉亂復其胙位善之也案內傳宰孔於葵丘致胙肉賜命無辭讓反覆之文賈君得之唐從賈也嶽濱諸侯莫敢

不來服

嶽北嶽常山

而大朝諸侯於陽穀

陽穀之會在魯僖三年也

兵車之

屬六乘車之會三

屬亦會也兵車之會謂魯莊十三年會於北杏十四年會于鄆十五年復會於鄆魯僖九年會于榿十三年會於鹹

十六年會於淮乘車之會在僖三年三年會于陽穀五年會于首止九年會于葵丘九會也

諸侯甲不解纍

纍所以盛甲也

不解翳

翳所以蔽兵也

攷無弓服無矢

攷弓衣也服矢衣也無者無所用也

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

謂首止之會會王太子謀寧周也

葵丘之會天子使

宰孔致胙於桓公

天子周襄王也宰孔周之公也胙祭肉也

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

武

事祭事也

使孔致胙且有後命

且猶復也

曰以爾自卑勞實謂

爾伯舅無下拜

天子稱王官之伯異姓曰伯舅無下拜無下堂拜賜也

桓公召管子而謀

管子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

見客

客宰孔也

曰天威不遠顔咫尺

遠遠也顔眉目之間也八寸曰咫

小白余敢承

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

承受

恐墮越於下以為天子羞

也越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輅龍旗九旒渠門赤旂

唐尚書云大輅非也賈侍中云大輅諸侯朝服之車謂金輅鈞樊纓九就龍旗九旒也渠門亦旗名赤旂火旗也昭謂龍旗畫交龍於終也正幅為終旁屬為旒鈞婁頷之鈞樊馬大帶纓當骨削革為之皆以五采刺諸侯稱順矣

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

仲也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莊公薨慶父殺太子般在莊三十三年又弑閔公在閔二年

二君弑死國絕無嗣桓公

聞之使高子存之

高子齊卿高奚斡仲也存之謂立僖公而成魯

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

邢姬姓周公之後夷儀邢邑也狄人攻邢在莊三十三年封而遷之在魯僖

元男女不淫牛馬選具

淫見淫略也選數也

狄人攻衛衛人出廬于

曹廬寄也狄人攻衛殺懿公遂入衛衛人出走宋桓公逆之於桓公城楚丘

以封之

楚丘衛地桓公遷其國而封之在魯僖二年

其畜散而無育

畜六畜也散謂死亡也育養也

公與之繫馬三百

繫馬良馬在閑非放牧者

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

下諸侯知桓公之非為已動也動為救患分災也是故諸侯歸之

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幣執幣也禮酬也

禮也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罷不任用也幣圭以為也縷綦以為奉奉藉

也所以藉玉之藻也縷綦以縷織綦不用絲取易共也綦綺文鹿皮四分分散也諸侯之使垂囊而入

垂言空而來囊囊也耜載而歸言重而歸也耜耜也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

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許謂聽其盟也莫之敢背就其

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無不從也與從

也故又大施忠焉施其忠信也可為動者為之動可為謀者為

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寬軍謂以軍滅之不有以分諸侯也桓公奔莒過譚譚子不

禮入又不賀北杏之會遠又不至禮入又不賀北杏之會遠又不至故皆滅之在魯莊十年及十三年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言通者則先時禁之矣東萊齊東夷也

使關市幾而不征幾幾異服識異言也征稅也取魚鹽者不征稅所以利諸侯致遠物也以為

諸侯利諸侯稱廣焉施惠也築葵茲晏負夏領金丘四者皆厄塞與山戎眾狄接也以禦戎狄之地所以林示暴於諸侯也林示暴禁於諸侯也

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四塞諸夏之關也以衛諸夏之地衛於諸侯也

扞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定奠也隱藏也三革甲冑盾也

五刃刀劍矛戟矢也說云三革甲冑楯鼓非也兵事息則禮樂興焉得廢鼓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西行渡河

以平文事勝矣勝舉也是故大國慙媿小國附協唯能用

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五

皆齊大夫也隰朋齊莊公之會孫戴仲之子成子也

國語卷第六

國語米鑑

會多燒中子...

言其五...

文其初...

中國...

...

...

...

...



北
130

